



中原音韵系

杨耐思 著



中原音韵音系

杨耐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原音韵音系
杨耐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印刷厂排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6³/₄印张 151千字
1981年 10月 第1版 1981年 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8,200册
统一书号：9190·007 定价：0.97元

内 容 提 要

《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主要依据。本书采用新发现的明代讷庵本，参照《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八思巴字对音等资料，对《中原音韵》的音韵系统进行了考订和构拟，编制了《中原音韵》同音字表，并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入声的性质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看法。可供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和古汉语的教学参考。

中原音韵音系序

楊時恩同志花了二十年的工夫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用力甚勤。他参考了《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八思巴字对音等材料，写出这样有分量的一部书，这样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值得重视。

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人很多，主要有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三家。罗先生的《中原音韵》声类考》发表得较早，而且只讨论到《中原音韵》的声母，没有讨论到韵母和声调。赵荫棠把《中原音韵》系统化了，但是由于他的语言学知识很差，所以他对《中原音韵》声母、韵母的推测有许多是不可靠的。陆志韦有

耐思同志从罗，拟测为了，我在我的《汉语今声史》里则从陆，拟测为上。

入声问题，一向都认为《中原音韵》没有入声，陆志韦先生却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原音韵》里还存在着入声，有些入声（今洪）的声调近似阳平，所以入作平声；有些入声（清韵）的声调近似上声，所以入作上声；有些入声（清洪）的声调近似去声，所以入作去声。杨耐思同志遵从陆先生的学说，并以北方方言^{方言}还存在有入声的大量材料来证明陆说。我始终不肯採用陆说，因为如果像陆先生那样说，《中原音韵》时代实际上有七个声调（~~阴平~~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三种入声），这是不可能的。

由上而所说，可见我并不是完全^{是完全}赞成杨耐思同志^{因为}的结论的。为什么我为他的著作^{因为}作序呢？这是我应

题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我应该鼓励我的学生
持不同意见。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
了。近来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凡不肯墨守师
说的人叫做“叛师”。我认为“叛师”的说法是妨
碍学术发展的。因此，我乐意为杨耐思同志
写这一篇序文。

王力

1981年6月28日

自序

1961年以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生时，罗常培、陆志韦两位先生就鼓励我参加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工作。他们在这方面已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汉语语音发展的详细情况，特别是了解普通话形成的历史，还希望有更多的年青一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继续扩展这个研究领域。经过他们的教诲，我虽然确立了研究这一专题的志趣，但是由于个人努力不够，没有做出应有的成绩。

我对《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是在陆先生指导下，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有幸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藏的新发现的明正统刊本《中原音韵》，即讷庵本《中原音韵》。我利用这个版本，参照《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八思巴字对音等资料，对《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韵系统作了考订和重新构拟，编制了《中原音韵》声、韵、调配合表；并就学术界争论最多的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入声的性质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此书于1965年写成初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这个初稿搁置了十余年，只在1975年才有机会作了一次修订。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1977年春，把修订稿第四章“中原音韵音系”单独抽印，送请全国部分高等院校的有关同志提意见，同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又到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听取意见，回来

后又作了一次修订。这次修订，为了给读者提供讷庵本《中原音韵》的韵谱材料，还把《中原音韵》声、韵、调配合表，改成《中原音韵》同音字表。

在此，谨向给我以教益的师友们表示感谢。

王力先生以八十一岁高龄，在百忙中审阅原稿，题签并赐序。先生特别提出“应该鼓励我的学生持不同意见。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这对我今后的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感谢他的。

杨耐思

1981年 7月 1日 于北京

目 录

《中原音韵音系》序王力	(1)
自序	(5)
一 引言	(1)
二 《中原音韵》的版本	(4)
三 考订《中原音韵》音系的有关资料	(7)
《古今韵会举要》	(7)
《七音》	(8)
《蒙古字韵》	(9)
《音韵类编》	(12)
四 《中原音韵》音系	(14)
(一) 《中原音韵》的声母	(14)
(二) 《中原音韵》的韵母	(29)
(三) 《中原音韵》的声调	(45)
五 《中原音韵》人声的性质	(46)
(一) 缘起	(46)
(二) 周德清怎样解释“入派三声”	(46)
(三) 同期的语音资料说明了什么	(50)
(四) 据现代方言考订中原之音的入声	(55)
(五) 余论	(63)
六 试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	(66)
七 《中原音韵》同音字表	(76)

一 引言

十三、十四世纪时，汉语语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汉语语音史上所称的近代语音阶段。近代语音的面貌可以从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的资料中得到了解，而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资料就是周德清（1277—1365）^①的《中原音韵》（1324）。

《中原音韵》是最早的一部曲韵韵书。它是适应北曲发展的需要，统一戏曲语言的著作。当时的人对这部著作评价颇高，如虞集、罗宗信、琐非复初等为《中原音韵》写的序里所说^②。往后，明代初年的王骥德写道：

作曲则用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古乐府悉系古韵，宋词尚沿用诗韵，入金未能尽变。至元人谱曲，用韵始严。德清生最晚，始辑为此韵，作北曲者守之，兢兢无敢出入。^③

《中原音韵》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一直都是很大的。北曲的创作和演唱，以《中原音韵》为用韵的典范。后起的北曲韵书，都是拿《中原音韵》做蓝本来编制的。就是在北曲逐渐衰落、南曲勃兴的时期出现的南曲韵书，也承袭了《中原音韵》的编写体例。如范善溱的《中州全韵》，王鵠的《中州音韵辑

①见冀伏《周德清生卒年与〈中原音韵〉初刻时间及版本》。《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第98页。

②均见《中原音韵》卷首。《中原音韵》影印本，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6月，第1版。

③见王骥德《曲律·论韵》。《重订曲苑》本，第四册。

要》，周少霞的《增订中州音韵》等。^①

《中原音韵》对戏曲语言的规范所起的巨大作用，从前的人有过不少的评述。它在语音史上占有怎么样的地位，本世纪以前也有少数人谈论过。^②

本世纪初，汉语音韵学逐渐地扩大了研究领域，建立了史的观念。渐渐地认识到近代语音也是语音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钱玄同把古今语音的演变分成六个发展阶段，元、明时期的语音属于他所划分的第五期。他说：

此期文学，以北曲为主，于是有以北音为主之韵书发生，如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及袁斐轩《词林韵释》之类。彼时惟用古代死语所作之诗，尚沿唐宋之旧韵，至用当时活语所作之曲，即用《中原音韵》一派之新韵……此六百年之普通口音，即为《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韵书之音。^③

这一段话正确地指出了《中原音韵》跟实际语音的密切关系。钱氏后来又说：

《中原音韵》一系之韵书，皆根据当时北方活语言之音而作，故其分声分韵与《切韵》一系之韵书大异，而在音韵史上实为极有价值极可宝贵之一段史料。^④

近五十年，国内对《中原音韵》的研究逐渐地多起来了。最先是罗常培考订出《中原音韵》二十声类，^⑤接着赵荫棠对

① 关于这三部韵书的简介，请参看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重印第1版，1956年，第47—52页。

② 例如明讷庵《书中原音韵后》评《中原音韵》：“非但备作词之用，盖欲矫四方之弊，一归于中州之正。”见《中原音韵》影印本，中册。

③ 见钱玄同《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版，第3页。

④ 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卷首所载钱玄同《中原音韵研究审查书》。

⑤ 见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4页，1932年。又《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65—79页。

《中原音韵》的声类和韵类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和构拟，①后来陆志韦参照八思巴字对音，对《中原音韵》音系的构拟做了进一步的探讨②。总的来说，前人的这些研究都是很有成绩的，为深入探讨《中原音韵》的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语言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围绕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等三大任务，开展了多方面的语言学术研究工作。汉语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汉语发展的详细情况，找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来指导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首先是研究普通话的历史，从历史上说明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于《中原音韵》一类资料的研究，引起了语言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六十年代初期，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原音韵》的论文，③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下面提出我们试拟的《中原音韵》音系和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① 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共339页。

② 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前《燕京学报》第31期，1946年，第1—36页。

③ 如赵遐秋、曾庆瑞《〈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年7月号。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忌浮《〈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中国语文》1964年第5期。

二《中原音韵》的版本

《中原音韵》的写作经过，据周德清自己说：

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张汉英以其说问作词之法于予……因重张之请，遂分平声阴阳及撮其三声同音，兼以入声派入三声，如“鞞”字，次本声后，葺成一帙，分为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之。^①

从这话看来，周德清写这部书是因萧存存问难而引起的，写成的时间是元泰定甲子（公元1324年），写好后把稿子交给了萧存存。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又说：

《中原音韵》的本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萧存存欲锓梓以后后学，值其蚤逝。泰定甲子以后，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湖，其韵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阴阳如此字。夫一字不属阴则属阳，不属阳则属阴，岂有一字而属阴又属阳也哉？！此盖传写之谬。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讥其前后不一。

稿子交付萧存存后，并未能刊行，值萧早逝。只是在泰定甲子以后，“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湖”。但周氏对这个“墨本”是不满意的，因为平声分成了三类，于是指出这是“传写之谬”后，赶紧声明：“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讥其前后不一。”可是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尝写数十本”究竟是谁写的呢？周

^①见《中原音韵·自序》。又《中原音韵·后序》也说：“泰定甲子秋，余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青原萧存存”。《中原音韵》影印本，上册、中册。

氏自己既然不认账，那么该是萧存存写的吧。但在泰定甲子以后，即“的本”已经定稿，萧存存还能那样冒昧，将平声分为三类的“墨本”，竟然抄了数十本散之江湖么？陆志韦说：很可能在泰定甲子以前，周氏本来就有个平声分为三类的“墨本”，“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湖”。到了泰定甲子，周氏感到平声分为三类甚为不妥，于是改分为二类，成为“的本”，名为《中原音韵》，交给了萧存存。他为了替自己辩护，有意不谈初稿到定稿的过程，反而把平声分为三类的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所以把话说得特别含混，而在“得余墨本”这一点上露了马脚。

陆志韦又说：平分三类在先，平分二类在后，这个问题牵涉到当时的另外一部曲韵韵书，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以下简称《音韵类编》）。《音韵类编》正是平声分为三类的，跟《中原音韵》似乎同出一源，而比《中原音韵》为早出。《音韵类编》写作年代未详，至晚在元至正辛卯（公元1351年）已经流传到了西蜀，被青城杨朝英收入他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如果说周书是据卓书改编，毫无根据，而说卓书是据周书“墨本”改编，倒很有可能。因为《音韵类编》署“燕山卓从之述”，表明前有所据。而《中原音韵》则署“元周德清著”或“高安挺斋周德清辑”，表明是创作的。

泰定甲子以后，周氏又跟友人罗宗信、琐非复初在一次聚会时讨论曲字行腔吐字问题。他盛讚罗、琐二人能赏知音，于是说“明当尽携音韵的本并诸起例以归知音”。可能不久就把《中原音韵》的稿子交给了罗宗信，由罗宗信代为刊行的。刊行的年月已不可考。《中原音韵·虞集序》称：“余还山中，耗且废矣。”虞集是在元至顺四年（1333）“谢病归临川”的，而死于元至正八年（1348）。①〔见下页〕由此可以推知，《中原音韵》的刊行，不晚于1348年。

罗宗信原刊《中原音韵》，至今还没有被发现。比较早的刊本都是明代早期或后期的翻刻本和增订本。其中一向最受人

珍视的是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简称瞿本，现存北京图书馆，有影印本行世）。这个刊本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称是元刊本。后来我们仔细审读提出疑问，经赵万里先生鉴定，它实际上是一个明刊本，据称大概是在弘治、正德年间刊行的。此外，有明程明善辑《啸余谱》中收入的《中原音韵》，初刻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覆刻于清康熙元年（1662）。增订本有明王文璧的增注《中原音韵》，成于十六世纪初，现传有经过修补的明刊本。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②收集到一个新发现的明刊本《中原音韵》。卷末有一篇《书〈中原音韵〉后》，题“正统辛酉冬十二月朔吁江讷庵书”，明正统辛酉即公元1441年。这个刊本比瞿本还要早出大约半个世纪，而且篇幅完整，文字清晰，镂版精湛，差误较少，都是瞿本所不及的。可称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个版本。我们略加校勘，已由中华书局影印流通。

讷庵本跟瞿本内容基本一致，只少欧阳玄的一篇序。这序不见于欧阳氏《圭斋文集》，可能是后人伪托的。瞿本的这篇序排在虞集序的后半页，独用隶体书写，讷庵本此处空白，更显得这篇序不可靠。

我们考订《中原音韵》的音系，以讷庵本为依据，用瞿本和《啸余谱》本校勘，并参证卓从之《音韵类编》、王文璧增注《中原音韵》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① 见《元史·虞集传》：“幼君崩，大臣将立妥欢帖穆尔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诸老臣赴上都议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谢病归临川。……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十四册，第4180—4181页）

② 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三考订《中原音韵》音系的 有关资料

考订《中原音韵》的音系,最基本的资料当然是《中原音韵》本身,即它的“韵谱”。可是它的“韵谱”,最多只能划分出小韵,有时还不免划分得不清楚,或被后人篡改造成谬误,当然这方面的的问题不难从校勘中加以纠正。然而它的整个音韵系统,每个小韵的具体读音,光凭“韵谱”还是无法了解的。必须参证同期的其他音韵资料,结合“韵谱”本身所显示的音韵类别来进行构拟,才能解决问题。跟《中原音韵》同期的音韵资料相当丰富,下面仅就我们所利用的主要的几种,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古今韵会举要》

《古今韵会举要》(简称《韵会》,下同),昭武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黄公绍,福建邵武人,他原编辑了一部《古今韵会》,未能刊行^①,后来他的馆客熊忠将其原稿加以删节,更名《韵会举要》。^②

① 刘辰翁壬辰(1292)为此书写的序称:“惜也。江闽相绝望,全书如不得见,不知刻成,能寄之何日。”(据清光绪九年〔1883〕淮南书局刊本)。

② 熊忠自序称:“同郡在轩先生黄公绍慨然欲正千有余年韵书之失,始称字书,作《古今韵会》。大较本之《说文》,参以籀、古、隶、俗、凡将、急就,旁行散落之文:下至律书、方技、乐府、方言,靡所不究。而又检以七音、六书,凡经史子集之正音、次音、叶音、异辞、异义,与夫事物伦类、制度纤悉,莫不详说而备载之,浩乎山海之藏也。仆辱馆公门,独先快睹,旦日窃承绪论,惜其编帙浩翰,四方学士不能遍览。隐屏以来,因取《礼部韵略》,增以毛、刘二韵,及经传当收未载之字,别为《韵会举要》一编,虽未足以纪纲人文,亦可以解旧韵之惑矣。”(据清光绪九年〔1883〕淮南书局刊本)。

《韵会》这部韵书从表面上看，沿袭了传统韵书的体制，以四声分卷，韵目采用“平水韵”一百〇七部，声类采用三十六字母名称。以“宫商角征羽”称谓声类的发音部位，小韵按“始于见、终于日”的顺序排列。它的早期刊本多沿用《集韵》的反切，对于不适合当时语音的反切酌情加以修改，并加以注明。^①可以说，这部书还保存了传统韵书分韵定音的架子。但从实际内容看，此书所划分的声类、韵类以至整个音系，却跟传统韵书迥然不同。此书《韵例》说：“旧韵所载，考之音，有一韵之字而分入数韵者，有数韵之字而并为一韵者。今每韵依《七音》韵，各以类聚。注云：‘以上按《七音》属某字母韵’。〔例见东韵‘拢’字注〕。”《音例》说：“有切异音同，而一韵之内前后各出者，今并归本音，并单圈○。注云：‘音与某同’。〔例见东韵‘瞢’字注〕。”“有切异音同，而别韵出者，不再定音。注云：‘音与某韵某字同’。〔例见冬韵‘攻’字注〕。”（据明嘉靖丁亥〔1527〕刻本）可见作者并不拘泥于旧韵，而是凭着一个新的语音系统来改并旧韵的分类的。他所称“某字母韵”，就是本书的实际韵类，所谓某“音”，就是本书的实际声类。至于《七音》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有待进一步的考证。^②

《七音》

《七音》载于《韵会》卷首。作者和年代均未详。这是一个按“平水韵”韵目编制的小韵表，每一个字代表一个小韵。小韵代表字之上有两个并列的小字，分别表该小韵的声类和韵

① 例“公”，《集韵》沾红切，《韵会》同。“印”，《集韵》鱼刚切，《韵会》改为疑刚切，注云：“角次浊音，旧韵鱼刚切。”〔可见反切上字“鱼”当时已不读₁，所以才需要改动〕。

② 也许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韵书或韵表，从《韵会》所引的内容来看，跟《蒙古字韵》几乎同一个系统。

类。例如：

知 见 帮 见
公 中 国 北 京

并列的两个小字跟反切不同，因为它们是固定的声类代表字和韵类代表字。

从它的声类、韵类来看，跟《韵会》的音韵系统大体上一致，它的韵母代表字几乎全同于《韵会》的“某字母韵”，声类代表字跟《韵会》的反切，从系统上讲也是相当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小韵的排列次序略有差异，个别小韵的定音稍有出入而已。这个小韵表前面注明“《蒙古字韵》音同”，说明跟《蒙古字韵》同一个系统。

《蒙古字韵》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贵族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统治，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由蒙古汗国（后改为元）皇帝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仿效藏文体式而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最初被命名为“蒙古新字”，通称为八思巴字。元朝统治者本来打算用这种文字取代蒙古族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并用来拼写全国境内各族有文字的语言，达到“书同文”的目的。于是在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把它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字的普遍推行，始终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上以及官方造发的各种带文字的东西上，应用得相当普遍。就拿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文物来说，保存下来的就很少。有碑刻、牌符、官印、钱钞、花押、秤权等多种，还有八思巴字《百家姓》、《蒙古字韵》等字书。

八思巴字颁行以后，元朝统治者为了加紧推行，在当时的京城大都和全国各路、各府都设立研习八思巴字的学校，称为蒙古字学，大量训练语文人才；同时大力开展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业务。通过这些实际的译写工作，逐步形成了一个统一

的译写规范，这个译写规范，不久就用韵书的形式把它固定了下来，于是产生了《蒙古字韵》。《蒙古字韵》最初出现于何时，已无可考。相传李弘道编过一部《蒙古韵编》，王存义《稼村类稿》卷五《李弘道（蒙古韵编）序》说：“弘道《韵编》之作，其以古字之古而教今人以古乎？姑以今韵观之，上平声为门二十八，下平声为门二十九……以古韵求之，则特十五门而止。四声可全用者，三声二声可通用者，一声独用者，皆出于中……总而言之，字母止三十二。呜呼，敛之则三十二，散之则十百千万。字之古，莫古于蒙古矣。”又有《韵会》转引的《蒙古韵》、《蒙古韵略》等，这些书都已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至大元年（1308）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写本，今存英国伦敦博物馆。^①

《蒙古字韵》主要是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一种工具书，所以它的编制体例跟传统的韵书有很大的差别。声类、韵类的划分直接标出，一目了然。共分十五个韵部，每一韵部分为若干韵类，每一韵类中，按着一定的声母顺序排列小韵，每个小韵平、上、去、入四声相承。上面都标有八思巴字字头，下面列举所拼写的汉字。计八思巴字字头约856个，对译的汉字约9420个。由于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通过八思巴字汉语对音来了解当时的汉语音韵系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韵会》、《七音》、《蒙古字韵》是同期的音韵书，三者的关系很是密切。经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三种资料所显示的音韵系统的基本单位——小韵的数量和归类情况，都是彼此相当地一致的，甚至小韵的排列次序都相差有限。《韵会》

^①国内仅有原件的照片，罗常培将它摹写影印流通。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95—127页。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壺井义正编：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蒙古字韵》。1956年，共128页。

引《蒙古字韵》，有时持肯定态度。例《音例》说：“吴音角次浊音，即雅音羽次浊音，故吴音疑母字有人《蒙古韵》喻母者，今此类并注云：《蒙古韵》音入喻母。”^①书内这一类原属疑母今变喻母的字，都一律改为喻母。《韵会》有时甚至直接拿《蒙古字韵》作为改併旧韵的依据。例如卷二“宜”字注：“疑羈切，角次浊音，旧韵鱼羈切，……按《蒙古韵略》‘宜，字属疑母，旧韵属鱼母，今依《蒙古韵》更定。”^②

朱宗文校订《蒙古字韵》，也根据《韵会》定音，^③可见两书互相参证。《七音》跟《韵会》的关系，上文略已说明。至于《七音》跟《蒙古字韵》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七音》在小韵表前特注明“《蒙古字韵》音同”。就内容看，也确实跟《蒙古字韵》基本一致。

《韵会》、《七音》、《蒙古字韵》这三种资料，对传统韵书所规定的音韵分类，作了大胆的改併，是为了跟实际语音相符。《七音》序言说：“韵书始于江左，本是吴音。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

《韵会》订音也多次强调从“雅音”，不从“吴音”，好些处都是根据“雅音”来改併旧韵的。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序里称为“字与声合，真语言之枢机，韵学之纲领”。由此看来，这三种资料所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语音基础，以

① 《韵会》“疑”母表 η 声母，“喻”母表 $\circ$ 声母，所谓“疑母入喻母”，就是指声母 $\eta \rightarrow \circ$

② “宜”字，《蒙古字韵》作 η ，《韵会》作者认为这是对的，所以把旧韵的鱼羈切改为疑羈切。因为反切上字“鱼”当时已经不读 η ，不适合为 η 母字的反切。

③ 《蒙古字韵·序》说：“《蒙古字韵》字与声合，真语音之枢机，韵学之纲领也。尝以诸家汉韵证其是否，而率皆承讹袭舛，莫知取舍。惟《古今韵会》于每字之首必以四声释之，由是始知见经坚为 η ，三十六字之母备于《韵会》，可谓明切也已。故用是详校各本误字，列于篇首，以俟大方笔削云。”这序是朱宗文于元至大戊申（1308）年写的。

“雅音”名之，可能就是当时的“官话”读书音。跟《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中原之音”关系一定很密切。不过这三种资料是从字书的角度来编制的，对传统韵书审音定韵的那些老套，不能不反映出某些痕迹，比如在声类方面，就在打破了原有的陈规旧章之后，却又硬凑出一个新的三十六字母系统。^①并且于古今音不同之处强作解释，有时不免越说越糊涂。至于《蒙古字韵》用八思巴字注音，又因八思巴字母是为“译写一切文字”而设计的，在译写各种特定的语言时，它的字母表可能产生语音上的不同，它的拼写法有时也可能产生不应有的分歧。因此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的时候，必须仔细分析这些分歧现象，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才能避免错误。

《音韵类编》

《音韵类编》也是一部曲韵韵书，书的体例、分部等都跟《中原音韵》类似。所不同的，首先是本书平声分为阴、阳、阴阳三类，跟周氏所谓传钞的“墨本”相同。其次，本书收字比《中原音韵》少，大概相当于《中原音韵》的五分之四弱，小韵也比《中原音韵》少了许多。再次，《中原音韵》两韵并收的字，本书有的注“某几字收”，有的注“与某韵通”。

两书的这些主要不同点，对于考订《中原音韵》音系却很有参考价值。

1 《中原音韵》所收的字多，《音韵类编》所收的字少，正可以根据音理来校正《中原音韵》某些误收的字和重出的小韵。如鱼模韵入声作上声“蹙、足”两小韵重出，不可解。《音韵类编》不收“蹙”。又如皆来韵上声“蒯、拐、

^①这个新的三十六字母跟传统的三十六字母不同之点，主要是“照穿床”并入“知彻澄”，“疑”、“影”、“匣”各一分为二，成为“疑鱼、影么、匣合”六母。

夫”等字同在一小韵。按“夫”没有上声一读，“蒯、拐”从未见读作同音的。《音韵类编》不收“夫”，又把“蒯、拐”分成两个小韵。又齐微韵入声作上声，《中原音韵》收“一”字，“一”字又见于本韵入声作去声“益”小韵。《音韵类编》只收在入声作去声。按周氏入派三声的条例，作去声是对的。

2 《音韵类编》平声分三类。所谓阴阳类，是指阴类和阳类可以两两相配的一类。例如“汤、唐”，“通、同”等。乍看起来，这种分类是不必要的，但它可以表明平声阴、平声阳两类字的同声同韵关系，对考订字音很有帮助。也就是说，可以从阴阳类中了解哪些小韵在声类和韵类上彼此相同。同时也可以从纯阴类和纯阳类中了解哪些小韵彼此不同声类和不同韵类。例如齐微韵里，“威”和“围”两个小韵列在阴阳类，“微”小韵列在纯阳类，由此可知“威”和“围”同声类又同韵类（只是声调不同），而“微”和“围”不同声类。①

3 《中原音韵》两韵并收的字，《音韵类编》有的注为“收”，有的注为“与某韵通”，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认识两韵并收的性质。

此外，《音韵类编》在收字方面还有不少地方比《中原音韵》更能显示出音韵条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除上面介绍的四种资料外，还有一些资料，比如较《中原音韵》晚出的一些韵书，例朱权的《琼林雅韵》（1398年），袁斐轩《词林韵释》，章黼《韵学集成》（1432—1460）所传《中原雅音》以及王文璧增注《中原音韵》（1506年左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将在引用时随时指出，这里就不赘述了。

①《中原音韵》“微”小韵有“维惟”二字，属于中古“以”母，当时变同“微”母，作v，如现代河南省某些地方方言。

四《中原音韵》音系

《中原音韵》音系，主要反映在它的韵谱里。韵谱分为十九个韵部，韵部里头又分平声阴、平声阳、入声作平声阳、上声、入声作上声、去声、入声作去声等类，每类按“每空是一音”的体例排列小韵（同音字组）。小韵就是《中原音韵》音系的基本单位。至于这些基本单位究竟代表多少个声母，多少个韵母，声母和韵母结合的情形是怎样的，必须经过一番考订才能认识。这方面前人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提出我们的意见。先讨论声母，后讨论韵母，声母和韵母结合的情形，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用《中原音韵》同音字表显示出来。

（一）《中原音韵》的声母

《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到了《中原音韵》里，有了很大变化。主要的变化趋势是声母、韵母互相归併，但也有个别分化现象。

就声母而言，中古的37类^①声母：帮（非）、滂（敷）、并（奉）、明（微）；端、透、定，泥、娘、来，精、清、从、心、邪；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常，日；见、溪、群、疑，晓、匣，影、云、以。在《中原音韵》里已大大地简化了，表现为：1. 浊音清化；2. 唇

^①中古音声母的分类，我们采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二版），再加上邵荣芬同志分出的“娘”母。（见邵荣芬《切韵研究》）

音分化；3 “影、云、以”合并；4 “疑”部分併入“云以”；5 “知、章、庄”组合併。下面分别讨论。

1. 浊音清化

浊音清化是指等韵学上所称“全浊”音字，在《中原音韵》各个韵部的小韵里，普遍地与“清”音字混并，并且上声的“全浊”音字一律变去声，同现代北京话，这里不必缕举。但是平声的浊音清化后，是变成怎样的清音呢？即是说，塞音、塞擦音的清音又分“全清”和“次清”两类（“全清”不送气，“次清”送气），平声的浊音清化后是变成了哪一类呢？关于这一点，《中原音韵》韵谱本身不能显示出来。^①。而卓从之《音韵类编》正好可资参证。《音韵类编》平声分为三类：“阴”类收古清音字，“阳”类收古浊音字，“阴阳”类里“清”“浊”两两相配。例如：（上一行“清”音字，下一行“浊”音字）

東鍾	通 冲 邕 風 烘 葱 烹 同 重 容 馮 紅 叢 彭
江陽	聰 香 鏘 腔 鶯 方 昌 湯 湘 槍 匡 汪 倉 荒 床 降 傍 強 陽 房 長 唐 詳 牆 狂 王 藏 黃
支思	雌 施 斯 慈 時 詞
齊微	妻 灰 威 非 溪 希 衣 梯 吹 酷 魁 咎 推 [※] 〔見〕 ^② 崔 紕 齊 回 圍 肥 奇 奚 移 提 鎚 裴 葵 池 頤 摧 脾

① 《中原音韵》平声分阴阳二类，古“全清”和“次清”音字归“阴”类，古“全浊”和“次浊”音字归“阳”类。“阴”类和“阳”类互不相涉。

魚模 迂烏初粗書區須樞膚鋪^{***}呼
魚吾雛俎殊渠徐除扶蒲 糊

皆萊 釵¹挨 台 哀 猜
柴 崖 臺 駭 才

真文 因申嗔親春詢氤分村吞噴喂
銀神陳秦唇巡雲墳存豚盆痕

寒山 餐 灘 寧 番
殘 壇 頑 煩

桓歡 歡 剋 湍 攪 潘
桓 丸 團 攢 盤

先天 先千天軒煙牽篇淵痊宣川圈
涎前聞賢延乾便元全旋船拳

蕭豪 挑鋏趙飄哮條標
迢樵喬瓢艾挑曹

哥戈 呵 磋 他 阿 窩 坡
何 姓 駝 哦 訛 婆

* “推”當為“推”，《中原音韻》沒有這個小韻。

** “鋪”《中原音韻》這小韻有“逋鋪瞞”三字，而沒有“鋪”字。

家麻	花 華	鴉 牙	蝦* 霞	葩 琶	叉 茶					
車遮	奢 蛇	些 斜								
庚青	鐙 橙	亨 莖	英 盈	稱 澄	輕 擎	馨 行	青 情	聲 繩	汀 亭	星 陽
尤候	憂 遊	修 囚	抽 紬	丘 求	駒 侯	偷 頭	籌 愁			
尋侵	心 尋	環 沉	音 吟	欽 琴						
監咸	貪 覃	參 蟄	熬 含	簪 啗	滄 巖	揔 諺				
廉纖	淹 鹽	纖 掇	僉 潛	峴 潛	謙 鈐	添 甜	欸 嫌			

*“蝦”，《音韵类编》脱漏。

从上表看,《音韵类编》平声阴阳类塞音、塞擦音的“浊”音一律配“次清”,很显然,平声字浊音清化后,变为同部位的送气清音,擦音仍是擦音,变为同部位的清音。

关于入声的“全浊”音字,周德清一律派入平声阳。浊音清化后,可以从现代北方话的各方言的情况看,塞音、塞擦音应变为同部位的不送气清音比较合乎情理,擦音仍是擦音,变为同部位的清音。^①

2、唇音分化

中古音系的唇音字,在等韵三十六字母系统里分化为“重唇”音“帮滂并明”和“轻唇”音“非敷奉微”。三十六字母的产生大约早于《中原音韵》三百来年。那时候,这种分化已经成为事实,至少在某些方言里,已是这样的格局。在《中原音韵》里,又进一步,“非敷”不分,例从略。“非敷奉”也混并了,例如:

齊微	[去]	吠奉沸費非肺敷廢希非
魚模	[去]	赴敷父釜輔奉付賦傅富非仆敷鮪賄奉 計拊敷婦附阜負奉
真文	[去]	忿敷分奉糞奮非
寒山	[去]	飯奉販販非範奉泛敷范犯奉

① 鱼模韵入声作平声“赎属述秫術”与“逐轴”对立,又与“淑蜀孰塾”对立,不知所以然。

② 为排表方便,把《中原音韵》的各“声”(调)类用略号表示;
[平阴] — 平声阴 [平阳] — 平声阳 [入阳] — 入声作平声阳
[上] — 上声 [入上] — 入声作上声 [去] — 去声
[入去] — 入声作去声

从“非敷奉”混并的情形看，证明这时“轻唇”音的三类已经合为一类了。

至于“轻唇”的“微”母字，在《中原音韵》里仍然自成一类，^①例如：

江陽	[平陽]	忘亡
	[上]	罔網鞴
	[去]	望忘妄
魚模	[入去]	物勿

这说明“微”母字在《中原音韵》里独立成一个声母。

3 中古音系的“影云以”三类，在《中原音韵》里已经合并为一类。例如：

齊微	[上]	委猥影唯以隄疑章偉云
東鍾	[去]	用以詠云瑩影
魚模	[入去]	玉獄疑欲浴以郁影育鵠以

〔平阴〕只能有“影”母字，〔平阳〕只能有“云以”母字。

4 中古音系的“疑”母字，大部分都跟“影云以”的变音合流了。例如：

魚模	[平陽]	魚漁虞疑余餘以芋于云畜以寧云與 興襁璵璵好歟譽以愚疑孟云隅禺疑 史榆愉俞覩以能云瑜霁逾渝闕腴諛 莫以
----	------	---

^①唯一例外是“微”小韵有“唯维”二字，参上。

[上] 語疑雨云與以圉圍齬啟禦疑愈以羽
字禹云庾以

[去] 御馭遇疑 姬影裕諭以芋云 譽預豫以

[入去] 玉獄疑欲浴以郁影育鴿以

一小部分“疑”母字，自成小韵，并跟“影云以”的小韵对立。例如：

江陽	[平陽]	昂叩疑	
	[上]	仰疑	/ 養
蕭豪	[去]	傲稟鏊疑	/ 奧
	[入去]	虐瘧疑	/ 約

“疑”母字小韵不跟“影云以”小韵对立的可能保存 η 声母。跟“影云以”对立的，应该说，肯定会保存 η 声母。（下面还得仔细考订这些小韵）

此外，还有些小韵里，“疑”母字和“娘”母字混并。例如：

車遮	[入去]	捏聶躡鐸娘嚙臬藥疑
先天	[上]	撚輓碾孃讞疑

这是 ηi —— $n i$ 的演变，是现代北方话里常见的音变现象，《中原音韵》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这种演变。

5 中古音系的“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初崇生俟）”三组字在《中原音韵》里已经合并。合并的情形大部分是同一个韵里“知”组字和“章”组字混，或“知”组字和“庄”组字混。例如：

知组、章组

江陽	[平陰]	章漳漳漳彰彰章張知
先天	[平陽]	船船 傳掾澄
江陽	[上]	掌章長知 / 敞颺昌 晁徽
	[去]	帳脹漲知 丈仗杖澄漳漳漳章 / 唱 倡昌 暢暢暢知
車渡	[入上]	哲知 褶摺折浙章 / 輟撤澈澄掣昌

知组、庄组

江陽	[平陰]	莊粧裝莊椿知
	[平陽]	床崇 幢撞澄味
蕭豪	[去]	罩知 茆莊棹澄
	[入上]	捉莊 卓琢知

还有，在少数几个小韵里，“章”组字跟“庄”组字合并或“知”组字、“章”组字、“庄”组字合并。

甲、“章”组字跟“庄”组字合并，限于止摄开口。例：

支思	[平陰]	眇眇昌差初 / 施詩書師獅獅生
		尸屍鳴著書
	[去]	是氏市柿侍常士仕崇使生示謚船 薛侍常事崇施書嗜豉常試弒書筮 視噬常

今山东、河南的一些方言多如此。

乙、“知”组字、“章”组字、“庄”组字合并，限于通摄。例：

東鍾 [平陽] 重蟲澄慵鱗常崇崇

今天津方言、山东胶东一带方言亦然。

《切韵》音系三等韵的“知章庄”三组字，在《中原音韵》里有的已经失去腭介音。所以，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有时同一个小韵的字在等韵学上不同等次。

此外，“庄”组字有一小部分跟“精”组字混并。例如：

齊微	[平陰]	崔催清衰懷初
魚模	[去]	做精祚昨從詛莊
	[入上]	藪心縮謬生速心

这是 $tʃ \rightarrow ts$ 的演变。这种现象在现代北方话里也是常见的。

近五十年来，考订《中原音韵》的声母的人都是从古今对比的关系中来推求的，也就是从《中原音韵》的小韵内部来考察中古音系声母的分合，再参照其他资料以及现代北方话各方言来确定《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最先是罗常培根据等韵三十六字母来考订声类。他说：“凡一音之中而括有等韵三十六母二纽以上者，即可据以证其合并，偶有单见，不害其同；此一例也。”又说：“凡全浊声母去声混入全清者，则平声虽与阴调分组，声值实与次清无别；此二例也。”根据这两个条例，他考订出《中原音韵》二十声类。^①接着赵荫棠著《中原音韵研究》，除引罗氏所考的结果外，又加上自己的新解，订出二十

^①见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第65—79页。

五声类，在标音方面带有描写性的特点。①后来陆志韦以《切韵》音系声类为出发点，用同样的手续，订出二十四声类。②各家所订的声类，差别只是中古的“知、章、庄”三组字的变音该不该分为两组，中古的“见”组细音的变音该不该分出一组以及一部分“疑”母字变音要不要别立一类。我们的考订，是对前人的考订加以补充和论证，对于前人彼此纷歧的地方着重加以探讨，我们订出二十一个声母，详见中原音韵声母表。

下面说明改订的理由。

(1) v

唇音v声母是等韵“微”母的变音。在《中原音韵》韵谱里，“微”母的小韵跟“影云以”的小韵对立。例如：

齊微	{ 平 阳 }	微 / 围
	{ 上 }	尾 / 委
	{ 去 }	未 / 胃
魚模	{ 平 阳 }	無 / 吾
	{ 上 }	武 / 五
	{ 去 }	務 / 误
真文	{ 上 }	勿 / 穩
	{ 去 }	问 / 搵
寒山	{ 上 }	晚 / 綰
	{ 去 }	萬 / 腕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还指出，把“网”读成“往”是误读，诸方语病也列举了“网有往”。可惜周氏没有描述“网”跟“往”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关于这一点，卓从之《音韵类编》倒是

① 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赵氏所订，只列24类，把“声母”以元音看待，故不列”。为便于比较，今把这一类列上。

② 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声母表

例字	罗订	赵订	陆订	今订
崩	p	p	o	p
烹	p'	p'	o'	p'
蒙	m	m	m	m
風	f	f	f	f
亡	v	v	'w'	v
东	t	t	t	t
通	t'	t'	t'	t'
農	n	n	n	n
龍	l	l	l	l
宗	ts	ts	ts	ts
惚	ts'	ts'	ts'	ts'
嵩	s	s	s	s
支章	tʃ	tʃ	tʃ, tʃ	tʃ
侈昌	tʃ'	tʃ'	tʃ', tʃ'	tʃ'
施商	ʃ	ʃ	ʃ, ʃ	ʃ
戎	ʒ	ʒ	'z'	ʒ
工姜	k	k(c), tʃ	k	k
空腔	k'	k'(c'), tʃ'	k'	k'
仰	(ŋ)	ŋ(ɳ), ɳ	ŋ	ŋ
烘香	x	x(ç), ç	x	x
邕	0	(0)	—	0

很有参考价值。陆志韦《释中原音韵》曾指出：“一查《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立时会发现‘文勿问’等字跟‘（温）稳温’等字不是同类。按卓书的体例，阴阳调相配。他的真文韵里‘因’配‘银’，是 i 的阴阳相配然而‘温’并不配‘文’。‘温’有阴无阳，‘文’有阳无阴。‘微’母的变音不论在哪一韵，都是纯阳，不能配阴声。”^①根据这一点，“微”母的变音当是一个独立的声母。这个声母的八思巴字对音是 𑖀 [w]，这个 [w] 又用于拼写高元音韵尾 [ɨ]。因而陆志韦订为 ‘w’，说明是半元音性质的唇齿音，大致可信。现在为了简便，写作 v

(2) tʃ tʃ' ʃ

中古的‘知章庄’三组字，如上面所说，已互相合并，所以罗常培把它们归并为一组声母，拟作 tʃ tʃ' ʃ 。^②后来陆志韦在《释中原音韵》里说：“除了这支思韵跟齐微韵的分别之外，中古的‘知彻澄’三等，不论开合，在《中原》好象都跟‘照穿禅（牀）’三等混合了，都作 tʃ 。‘知彻澄’二等混入‘照穿牀’二等， t 跟 tʃ 都变为 tʃ 。”^③又说：“见溪群”三等在今日国语早已腭化， $k i > tʃ i$ ，然而有的官话方言还保存 k 等音（例如山东话），在闽粤话就更不用说了。金尼阁所记的山西官话方言里‘机’等字还是 $k i$ 。在《五方元音》属于‘金’不属于‘竹’。所以《中原》的‘见溪群’三等很不宜乎作 tʃ 等，或是作‘c’等。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人竟会弄错了。让‘见’三等占了‘照三’等的地位，于是乎‘照三’等完全得从今国语，作 tʃ 等。于是乎 tʃ i tʃ i- tʃ a ，会在《中原》同韵发现，于是乎满纸是 tʃ i tʃ' i ʃ 的怪音。详细的说，《中原》的‘照三’等开口，除了在支思韵作 tʃ 等，其他不论在哪一韵，都跟‘知三’等一同作

① 见《释中原音韵》，第7页。

② 见《中原音韵声类考》。《罗常培语言习论文选集》第77页。

③ 见《释中原音韵》，第9页。

t等，至于‘照三、知三’等合口在《中原》是什么音值，我有点不敢肯定。”^①

当时他所以把这三组字的变音拟作 t_ɿ、t_ʊ 两组声母，是因为从历史来说，“知三”组跟“照三（章）”组混，“知二”组跟“照二（庄）”组混。《中原音韵》的小韵，除支思韵部和齐微韵部外，都是这样归并的。另一方面，从《中原音韵》的系统看，“知三照三（章）”开口字都保存腭介音。所以把“知三、照三（章）”的大部分字拟作 t_ɿ等，还勉强说得过去，至于《中原音韵》里的中古“知庄”二等字，以及跟它们同在一个小韵的中古“知、章”三等字（包括三等韵的庄组字），都拟成 t_ɿ等类就成问题了。^②

现在我们从音位的角度看，这两组声母字并不发生冲突，是互补的。也就是说，这两组声母字在同一韵部里出现时，其韵母不同。同时，在支思韵部和东锺韵部里，这两组声母字在同一个小韵出现，更说明这两组声母同一音位，无疑是合并了的。此外，当时的其他资料也是把“知章庄”三组字并为一组的，例如：

这些资料，除多出两个浊声母外，都只有一组声母，而没

事林廣記^③ 真 羶 稱 輝 澄 纏 聲 羶 神 禪

陶宗儀^④ 征 稱 澄 聲 成

陳晉翁^⑤ 知 徹 澄 審 禪

① 见《释中原音韵》，第10页。

② 陆志韦当时不了解北方话的‘卷舌音’是相当晚起的。

③ 据《事林广记》后集卷九幼学类“六十字诀”。

④ 据《南村辍耕录》“射字法”。

⑤ 转引自《李氏音鉴》“字母总论”。

吳 澄 照 穿 牀 審 禪

七 音^① 知 徹 澄 審 禪

蒙古字韻 ㄹ^② ㅈ ㅊ ㅌ ㅍ

中原音韻 支 眇 施
tʃ tʃ' ʃ

有两组。这一组声母拟作 tʃtʃ' 是最为合理的，它的后面既可以接 咸带 ɿ 音的韵母，也可以接其他韵母。

(3) ʒ

ʒ 声母是中古“日”母字的变音。陆志韦《释中原音韵》拟作“ʒ”，表明‘并不是 ʒ 的浊音 ʒ，也不是 ʒ 的浊音 ʒ，所以加上‘’号。它的性质介乎‘软音’nouille 跟‘硬音’dur 之间，也许较近乎 ʒ’。z^③ 现在我们订作 ʒ，但认为实际上不是 ʒ 的浊音，其发音部位略靠后。

(4) ɿ

中古的“疑”母字在《中原音韵》里的演变情况，赵荫棠已经指出，一部分跟“影、喻”合并，一部分跟“泥、娘”合并，还有一部分独立成小韵的，视其跟“影、喻云、喻以”对立与否来确定是否保存 ɿ。^④ 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参证八思巴字对音，有些“疑”母字也作 ɿ，下面把《中原音韵》“疑”母独立成小韵的字以及相对立的“影、云、以”变音字跟八思巴字对音列一对照表：

① 据《古今韵会举要》卷首所载“七音三十六母通考”。

② 八思巴字对汉语音，以清对浊，以浊对清，限于塞音、塞擦音。

③ 见《释中原音韵》，第 11 页。

④ 见《中原音韵研究》，第 93—96 页。

疑				影 云 以		
中	原	音	韻	八思巴 字對音	中原音韻	八思巴 字對音
江陽	平陽	昂仰		ㄣ		
	上	仰		ㄣ	養痒鞅	○
	去	仰		ㄣ		
魚模	平陽	吾語銘娛吳梧		○		
		娛颺				
皆來	平陽	駮皚		ㄣ ○		
	去	外賸		○		
寒山	平陽	顏		○		
	上	眼		○		
桓歡	平陽	丸剋坑統純完獻岼		○		
蕭豪	平陽	龍菁噉殿救漱輦焚		ㄣ		
		驚驅逮漱誓				
	上	蛟		○		
	去	傲稟荜		ㄣ	奧懊澳	○
	入去	虐瘧		ㄣ	岳樂藥約隄綸淪	○
歌戈	平陽	哦峨娥峨我駮俄		ㄣ		
		訖訖		○		
	上	我		ㄣ	姪	○
	入去	虐瘧		ㄣ	岳樂藥約隄綸	○
家麻	上	瓦		○		
車遮	入去	業郭額		ㄣ	找壹禡葉燁	○
監咸	平陽	巖岩		○		

从上表看,《中原音韵》里,凡“疑”母字独立成小韵的,八思巴字对音有的作 η 一,有的作 $\bigcirc$ 。其中跟“影、云、以”的小韵相对立的,八思巴字对音一律作 η 一。《中原音韵》有时某一声调的“疑”母小韵,跟“影、云、以”小韵对立,而在与之相承的其他声调的“疑”母小韵,跟“影、云、以”小韵不对立,八思巴字对音也作 η 一。由此可见,《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里确实实如赵荫棠所说还有 η 声母。^①

(二)《中原音韵》的韵母

考订《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求出各个韵部应有的韵类^②数;第二步把各个韵部的小韵分别归到各个韵类之下;第三步构拟出这些韵类的具体音值。

先说第一步,周氏的韵谱分为十九个韵部,已然划出了韵母的大类,剩下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大类之中,究竟有多少个小类,即多少个韵类。韵谱又以“每空是一音”的原则划清了小韵的界限。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韵谱,除了在校勘中发现个别小韵属于划错了的以外,同小韵的字必同音,不同小韵的字彼此必不同音。这种不同音不外乎下列三种情形:(1)声母同,韵母不同;(2)韵母同,声母不同;(3)声母、韵母都不同。因此,同一个韵部同调类的各个小韵,如果声母相同的,其韵母必不同。反之,韵母相同的,其声母必不同。下面就是根

①八思巴字对音系统里保存 η 声母的字比《中原音韵》要多,即有些“疑”母字在《中原音韵》里已跟“影、云、以”小韵混并,而八思巴字对音仍是 η 。

八思巴字对音系统,“疑”母分化的条件是:

中古的一等韵,三等韵、二等韵合口字,保存 η 。

中古的四等韵、三等韵的重出四等字,二等韵开口字,失去 η 。

《韵会》和《七音》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

②韵类指平上去或平上去入相承的一类韵母。

据这样的原则来考订《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的。

上面已对《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进行了考订，现在只需凭上述的原则在每个声类之下排比小韵。首先得考察每个韵部同声调的小韵有没有同声母的，如果有，相同多少次。例如东锺韵部，各调类同声母的小韵最多是两个，如平阴：ts宗／踪，s鬆／松；k'空／穹；x烘／凶……那么可以断定，东锺韵部至少有两个韵类。再经过别的手续，证明它确实只有两个韵类。手续可以是多方面的。本书所采用的是：（1）凭开齐合撮，（2）凭《韵会》、《蒙古字韵》的分类，有时还能凭校勘校出一些重出的小韵。

又例如江阳韵部同调类的同声母的小韵最多有三个，如平阴：k岡／姜／光；k'康／腔／匡……可知这韵部至少是三个韵类。真文韵部，平阴：k根／巾／鯤／君；x眼／欣／昏／薰；○恩／因／溫／氤……可知这个韵部至少是四个韵类。然后用上述手续证明它们确实只有三个韵类和四个韵类。

第二步是把各个小韵分配到各个韵类中去。这是考订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牵涉到的问题较多，手续也比较复杂一些，下面介绍一些要点。

韵谱本身不能显示出哪些小韵应该归在哪个韵类，必须参证其他材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前陆志韦考订《中原音韵》的韵类，是把《中原音韵》的十九个韵部跟《广韵》或是《通志·七音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参照八思巴字对音跟现代北京话来进行构拟。^①这种方法无疑地是可行的。不过在对待参证材料方面，必须分别主次。应该以同期的材料如《韵会》、

《蒙古字韵》为主，以其他材料为辅。还必须看到，主要参证材料《韵会》、《蒙古字韵》等所反映的音韵系统跟《中原音韵》也是有不同的，特别是表现在前者浊音不清化，浊上不变

^① 见《释中原音韵》，第13页。

去那样的现象上。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现象，揭示它的实质，才能有效地利用它来考订《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实际上，《韵会》、《蒙古字韵》虽然有些分类看来似乎带有因袭守旧的作风，但是跟中古音系统比较起来同样是大大地简化了，固然不及《中原音韵》简化的程度。从这个背景上正好可以衬托出《中原音韵》音变的脉络。两种材料除合并外也分化出一些韵类来。例如喉牙音字重出，特别是“晓、匣”两母的字又重出。某些韵部里，“庄”组字的变音独立成一个韵类。还有，在“先、萧、覃、麻”等韵部里，同一来源的字也分为两类，这里不必详述这些重出韵类的分化条件，只须明确这么一点，即这些现象都不能据以确定《中原音韵》的韵母分类。因为《中原音韵》的小韵里，显示出《韵会》、《蒙古字韵》的这些重出类都合并在一起了。我们既然给《中原音韵》订音，那么就应以《中原音韵》本身的分类为准，而不能按《韵会》、《蒙古字韵》来分割《中原音韵》的小韵。

下面以皆来韵部为例，按上述的要点，来说明怎样把小韵归类的。

皆来韵部共分七十六个小韵，分列在平阴、平阳、上、去、入阳、入上、入去七类，跟《韵会》、《蒙古字韵》对照如下〔见下页〕

这一韵部，《中原音韵》应是三个韵类，《韵会》、《蒙古字韵》大致上也是三个韵类，并且两种材料的分类，显示出中古音系有条理地发展的趋势。这一韵部全来自等韵蟹摄一二等韵，A组是等韵一二等韵开口字（二等韵喉牙音字除外）；E组是二等韵喉牙音字；C组是二等韵合口字。因此可以按这两种材料的分类，来分配《中原音韵》的各小韵。只有一小点，两种材料与《中原音韵》的小韵划分有矛盾。那就是〔平阴〕挨，〔平阳〕崖，〔上〕矮，〔去〕捩，〔入去〕额等五个小韵，《韵会》《蒙古字韵》把它们归于A组（aj类），而《中原

中 原 音 韻			韻 會	蒙古字韻
A 組	平陰	台哉猜腮齋釵篩該	平 該	ᠠᠢ aj
	平陽	開哀／挨 排埋臺能來才柴孩 酸／崖		
	上	擺買鍵奶率米改凱 海霸／矮	上 改	ᠠᠢ aj
	去	拜派費帶態奈賴在 菜賽曬蓋慨害艾／捩	去 蓋	ᠠᠢ aj
	入陽	白宅	入 額	ᠠᠢ aj
	入上	伯拍則 ^{*貴*} 策 ^{*色*}		
	入去	麥榻額		
B 組	平陰	皆楷	平 佳	ᠠᠢ iaj
	平陽	鞋	上 解	ᠠᠢ iaj
	上	解楷駭		
	去	戒懈／澄	去 懈	ᠠᠢ iaj
	入上	駭容嚇	入 格	ᠠᠢ iaj
C 組	平陰	揣衰乖歪	平 乖	ᠠᠢ uaj
	平陽	懷	上 掛	ᠠᠢ uaj
	上	揣劑拐		
	去	帥恠快壞外	去 怪	ᠠᠢ uaj
	入陽	畫	入 號	ᠠᠢ uaj
	入上	摔擗		

則^{*貴*}策^{*色*}等小韻有“則側仄戾測色穢”等字，《韻會》歸“克”類，《蒙古字韻》作 𠤎 hij。

音韵》的这些韵，明明是跟A组的“哀、駮、霫、艾”等小韵相对立的（“额”小韵虽然没有对立，但是跟“挨”等字一样，都是来自等韵二等韵喉牙音）。按音理应该归入E组是对的，当然不可从《韵会》、《蒙古字韵》的归类。如果进一步考察《韵会》、《蒙古字韵》归类不当的原因，并不难找到。这一类小韵在当时已经是○声母，而具有腭介音j，但《韵会》、《蒙古字韵》却把腭介音j当声母看待，所以把它们归在a类，而不是ja类。这种归类法在《蒙古字韵》其他韵部也常采用，不必细述。

把各个韵部的小韵逐个逐个地按上述的手续归好类后，各个韵部的韵类划分情形也就清楚了。

第三步就是为这些韵类构拟出可靠的音值。现把拟音的一般原则叙述如下：

1 拟音方面。《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对音字头是最好的参证材料。不过八思巴字的字母是为转写“一切文字”而创制的。由于当时的各种语言在语音上分歧很大，一种文字的字母不可能对所有语言都反映得那么精确。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情形也是如此。八思巴字母系统里虽然为拼写汉语添置了一些专用字母，或用一些字母的变形来对音，但仍然发现不少困难，于是只好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拿两个字母来代表汉语的一个音，或拿一个字母来代表汉语的两个音。但是为了遵守八思巴字拼写规则，有时又不得不省去汉语一个音节中的某个音。不但如此，对音材料内部也有不一致的现象。因而采用八思巴字对音为《中原音韵》订音，就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随意生搬硬套，同时要参证其他资料。

2 《中原音韵》十九个韵部的划分，是拟音的基本依据。《中原音韵》划分韵部是根据曲韵归纳的，但又以“中原之音”为审音标准，把曲韵跟实际语音结合起来了。所以后人称颂他这部书“非但备作词之用，盖欲矫四方之弊，一归于中

州之正”。①拿《中原音韵》跟《蒙古字韵》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两书在韵部和韵类的划分上基本一致。②从语音学的观点看，同一个韵部里，各个韵类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几乎完全相同。其分别主要是在介音上，就是介音的有无，介音的性质不同等方面。这就给我们在拟音上带来极大的便利。

3 拟音时，还必须从语音结构的系统性出发，不能孤立地去看每一个韵类。同时又要从语音演变的趋势着眼，不能静止地看待每一个音。上有《切韵》，下有现代北方话，《中原音韵》正好处在当间儿。所以，必须使所拟的音，既符合韵谱划分韵类和小韵的实际情况，又能符合汉语语音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说，在语音史上站得住脚。

以上所说，是我们考订《中原音韵》韵母的原则和采用的基本方法。我们运用这些原则和方法，订出了《中原音韵》同音字表。语音是成系统的，只有列表，弄清它的音韵结构，声韵调的配合关系，才能认识它的系统。从前研究《中原音韵》的人，都没有造过这样的表，所以对于《中原音韵》的认识，大而至于整个语音系统，小而至于每一个小韵的音韵地位，都没有仔细地加以说明。

《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也跟声母系统一样，比起中古语音系统来简化了很多。《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韵母一百五十八类（平上去相承一百〇三类，入声五十五类）。③《中

① 见纳庵《书中原音韵后》。《中原音韵》影印本，中册。

② 《蒙古字韵》分十五部：一东、二庚、三阳、四支、五鱼、六佳、七真、八寒、九先、十萧、十一尤、十二覃、十三侵、十四歌、十五麻。《中原音韵》分十九韵部，只是把《蒙古字韵》的支、寒、覃、麻四部都一分为二：支部分为支思、齐微，寒部分为寒山、桓欢，覃部分为监咸、廉纤，麻部分为家麻、车遮。

③ 采用邵荣芬同志的说法。见《切韵研究》。

原音韵》简化为四十六类。主要的一项演变，就是入声韵失去 $-p-t-l$ 韵尾，跟“舒声”韵合流了。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得单独提出来讨论。在平、上、去声方面，也有一系列的重大演变。首先是元音的归并，就是中古音系相近的元音合并起来了。除合并外，又表现出元音在音质上起了变化，以致发生重新归类现象。其次是介音的变化，就是某些介音的滋生和消失，开合口的介音互相转化，等等。至于韵尾，除了入声韵外，一般说来，变化极少，仍保存 $-i-um-n-\eta$ 五个韵尾。以上这些演变情况，前人都有过一些说明，这里不必缕举。下面只就韵母系统的几个主要问题进一步说明一下。

1 一、二等喉牙音字重出问题

中古音系一、二等开口韵在《中原音韵》里一般已经合并，唯有其中的喉牙音字在《中原音韵》里，变为 $k-k-x\bigcirc$ ），一、二等仍然重出，列表如下（见下页）：

这种对立，陆志韦《释中原音韵》已经指出。他并参证八思巴字对音，认为二等字有 i 介音。八思巴字的这个 i 作 ㄨ ，专用于拼写二等喉牙音字的腭介音，当是一个模糊的 i 。正反映出二等喉牙音字滋生的腭介音的雏型。那时后面的主要元音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不同于现代北方话语音（二等字跟三、四等字混并）。因此，我们在拟音上采取了八思巴字这个 i 。

在家麻韵部里，没有一、二等韵的对立（没有中古音系的一等韵字），而《蒙古字韵》也把喉牙音字对作 ia ，非喉牙音字对作 a ① 正符合上述音变条例。所以我们采取了八思巴字对音，来给这个韵部的小韵定位。

①国内影印的《蒙古字韵》（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资料汇编]》）麻部残缺，今据八思巴字碑文及八思巴字《百家姓》，并参证《韵会》加以补正。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皆来	k	该	皆	(齐微)	机
	k	开	揩		溪
	x	孩	鞋		奚
	○	哀	挨		衣
寒山	k	干	奸	(先天)	坚
	k	刊	慳		牵
	x	寒	闲		贤
	○	安	颜		延
萧豪	k	高	交		娇
	k		敲		樵
	x	蒿	哮		皋
	○	麀	坳		邀
监 咸	k	甘	监	(廉纤)	兼
	ʔk	堪	嵌		谦
	x	含	咸		嫌
	○	庵	渰		淹

在江阳韵部里，二等韵喉牙音字已经跟三等韵喉牙音字同在一个小韵，如：

平 陰 姜陽江扛缸江薑疆疆疆僵陽 / 腔空江蠅巷陽
 上 講港講鋤養
 去 絳降降虹絳糶強養 / 巷絳向漾項講

这实际上已经跟三等韵合流，其介音也就不必再拟作i了。

2 东鍾、庚青两韵互见字的问题

东鍾韵部来自等韵梗摄、曾摄各韵系的唇音、牙喉音合口字，除个别字（表上以〔〕识之）外，又见于庚青韵部，列

举于下：

	平陰	平陽	上	去
p	崩登 繡耕			迸 諍
p'	烹庚二	[彭]棚庚二 鵬登		
m		蒙耕 盲庚二 萌耕	[猛]艋 猛梗二	孟 映二
k	肱登 觥庚二			
k'				
x	轟耕 蕩登	宏絃耕 橫庚二 榮耕 弘登		橫 映二
○	泓耕			

k				
k'	傾 清 ^①			
x	兄 庚二			
○		榮 庚三	永 梗二	詠 映二 瑩 徑

周氏《正语作词起例》“诸方语病”栏，真文与庚青分别”列举“君有扁、薰有兄、鯢有觥、温有泓、奔有崩、喷有烹、昏有轰、②盆有棚、云有荣、魂有横、允有永、运有詠、迸有迸、闷有孟、混有横”等例。由此看来，周氏的正音观念是把

这些字归在庚青韵部的，见于东锺韵部是所谓“外来”。参考

① “倾”见于庚青韵部作开口。

② 但《正语作词起例》又说：“东锺韵三声内‘轰’字，许与庚青韵出入通押”，不免自相矛盾。

《蒙古字韵》，这些字分配在东、庚两韵部，“崩繡烹〔彭〕棚迸泓倾兄”等归庚部，其余的归东部，都只有一见。卓从之归入东钟韵部，注为“收”，也跟周氏两韵并收的处理方式不同。不难看出，当时这类字已经变得跟东锺韵部非常接近了，在曲词里容许叶韵也是很自然的。究竟应该归在哪一韵部，可能各家意见不一。同时从北方话的历史看，又表现出有方言的纷歧。也许周氏与《蒙古字韵》不同的归类现象，乃是反映了当时方言的差异。

3 支思的韵母

支思韵部的小韵不多，只有“舌齿音”字，来自中古的止摄开口各韵系的“精、庄、章”组字，“日”母字以及几个“知”组字。这类字的音变，早在《中原音韵》以前二、三百年就有反映。北宋邵雍（1011—1077）《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已经把止摄开口“精”组字列在“开”类。稍后的《切韵指掌图》（约出现于十二世纪初）把它们改列在一等地位。这种现象应该是显示舌面元音由于受声母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韵会》把这类字独立成“𪛗”类，八思巴字用两个字母相结合 hi 来拼写它。所包括的只是“精”组、“庄”组字，《中原音韵》这一韵部收字范围已经有所扩大。它的音值是怎样的呢？陆志韦曾说：“最妥当的办法是把《中原》的支思韵全拟作 i ，这 i 音是 i 跟 ɿ 中间的一个音，还不是实在的舌尖音，不过借用 i 符号而已”。①大致可信。

周氏把这类字独立成一个新的韵部，跟齐微韵对立。说明他对于语音演变现象的观察很是敏锐。实际上，他也无法从曲韵中归纳出这个韵部来。因为早期曲子的押韵，支思与齐微通押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也说明这一韵部的元音，在听感上跟齐微的 ɿ 音有了很大的差别。

①见《释中原音韵》，第18页。

4 鱼模的韵母

鱼模的小韵可分为两类。一类来自中古的遇摄一等韵以及三等韵唇音字，一类来自三等韵。《韵会》、《蒙古字韵》也分为两类：“孤”类，八思巴字对音 u，“居”类，八思巴字对音 è u。赵荫棠把“居”类拟成 y(舌齿音字作 ÿ)①，那是拘泥于现代北方话。北曲绝少有鱼模和齐微通押的例子。不象在南戏里那样。现代北方戏曲用韵的通例也是 y 不叶 u 而叶 i，所谓“十三辙”，也是 y(包括《中原音韵》这韵部的细音字)与 同归一辙。所以，《中原音韵》鱼模的韵母还是应当参照八思巴字对音订为 u iu。这 iu 类的 u 元音可能比较靠前，所以能跟尤侯韵部不混，也不能通押。这一韵类的入声字却有些又见于尤侯，乃是“外来”，因为尤侯本不配入声。

5 真文、庚青的韵母

真文韵部从小韵的对立情况看，应该分为四类。从《中原音韵》的音变趋势来看，同一韵部，合口类的归并比开口类的归并显得更厉害。即等韵的一、二等字跟三、四等字常常归并到一起了。可是真文韵部不同。来自一等韵的小韵跟来自三等韵的小韵发生对立。例如：(中古音采用《广韵》韵目)

	一等	三等
l	论魂	伦谆
ts	尊魂	遵谆
tʂ	村魂	逡谆
s	孙魂／损混／逊恩	询谆／筭准
k	鯤魂／袞混	君文／窘軫合
x	昏魂／混混	薰文／训问
○	温魂／稳混／搵恩	畛文／允准／酝问

①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第 123—124 页。

《韵会》和《蒙古字韵》也是如此。八思巴字一等变音作 $u\dot{n}$ ，三等变音作 $i\dot{u}\dot{n}$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点来给《中原音韵》的小韵归类。八思巴字拼写韵母，往往省略元音 ə ，实际上，八思巴字母系统里没有一个专表 ə 元音的字母，有时是用两个字母的结合 $h\dot{n}$ ($h\dot{n}$) 来表示的。但是象真文这样的韵部里，不能用 hi ，所以不得已略去元音 ə ，为《中原音韵》拟音，当然得一律把 ə 元音写出，开口两类作 $\text{ə}\dot{n}$ $i\text{ə}\dot{n}$ ；合口两类作 $u\text{ə}\dot{n}$ $iu\text{ə}\dot{n}$ 。庚青韵部的情形跟真文相同，我们也把 ə 元音写出，四类作 $\text{ə}\dot{n}$ ， $i\text{ə}\dot{n}$ ， $u\text{ə}\dot{n}$ ， $iu\text{ə}\dot{n}$ 。

6. 桓欢的韵母

桓欢韵部的字全来自中古的桓韵系，只有一个韵类。桓欢在元曲里是个险韵，一般不独用。周氏分出这一韵部，也不能纯粹是从曲韵归纳出来的，而是根据“中原之音”。《正语作词起例》辩“诸方语病”，列举“完有岍，官有关、慢有幔、患有缓、惯有贯”等例，强调桓欢与寒山的合口类有别。《韵会》、《蒙古字韵》归寒部，但是自成一类。陆志韦《释中原音韵》拟作 $u\text{ə}\dot{n}$ ，今从《蒙古字韵》改作 on 。

7. 萧豪一、二等重出问题

如上面所说，《中原音韵》的一些韵部里，来自开口韵的喉牙音字一、二等重出，这是由于喉牙音二等字已经有腭介音。萧豪韵部除了喉牙音一、二等重出外，唇音字和“泥、娘”母字也有一、二等重出现象。现把这一韵部的一、二等唇音字和“泥、娘”母字列举如下：

平	陰	褒	豪	/	包	胞	苞	肴									
p	上	寶	保	堡	襖	襖	皓	/	飽	巧							
	去	抱	皓	報	暴	号	鮑	巧	效	鮑	*	/	豹	爆	效	瀑	号

平陰 抛胞脬着
 p 平陽 袍豪炮跑鞞咆咆着
 上 剖厚
 去 砲效泡效**

平陽 毛茛旄豪茅蜚猫着髦豪
 m 上 卯昂巧
 去 貌效冒帽毫眊号茂候

平陽 揉攬豪鏡吮椒撓饒着
 n 上 腦惱礲礲暗 撓巧
 去 鬧渌效

※“詭(詢、詢)”字只有平聲音，此字當誤。

※※“泡”《集韻》皮教切。

《正语作词起例》辨“诸方语病”，也例举“包有褒、饱有保、爆有抱”（但不列“脑有撓”），可见周氏是强调这种区分的。赵荫棠把一等字拟成 au，二等字拟成 au。①但是《韵会》和《蒙古字韵》都把二者合并成一类。《韵会》称“高（杲、诰）字母韵”，并注明“包与褒同”，《蒙古字韵》作 av 二者的区别，周氏是不可能从曲韵中归纳出来的。从上表看来，这种一、二等的对立并不成系统，即有分有合，特别是“抱”与“豹”虽然对立，而两小韵中的字又是一、二等合并

①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第130页。

的。事实上，周氏自己也理不出一个严整的条例来，可能是反映的某种方言正处在由分变合的过程中的状态，所以我们只好暂且按《韵会》、《蒙古字韵》把重出的小韵加以合并，至于怎样正确处理这种现象，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8. 歌戈的韵母

歌戈韵部平上去声字全来自《广韵》歌、戈两韵系，本是一开一合，只唇音小韵不对立。但在《中原音韵》里，除喉牙音小韵还保持原来的开合对立外，其他小韵都合并到一起了。例如：

平陰 t' 他拖佗歌訖戈
 s 莎蓑唆睺梭戈 娑摹歌
 平陽 n 挪那歌授戈 儺歌
 l 羅蘿蘿囉囉囉歌螺駝戈 灑擺歌 蠡鑊戈
 ts' 𪛗戈 簪歌
 上 l 棵羸果擺奇夥果儺奇
 去 t 舵奇墮髻情果剝過塚果馱大瘳箇
 l 邏囉箇揲過
 ts 佐左箇坐座過
 ts' 𪛗挫剉莖過石差箇

参照《韵会》、《蒙古字韵》，这一韵部分为两个韵类，一类来自歌韵系的作 α ，一类来自戈韵系的作 $u\alpha$ 。《中原音韵》这一韵部有对立的喉牙音小韵，也可以照样拟成 α 和 $u\alpha$ 。唇音小韵可以依《蒙古字韵》归入 $u\alpha$ 类。只是其他的小韵，该归入 α 还是 $u\alpha$ 呢？

从现代北方话看，这一韵部除喉牙音字外，一般都只有一个韵类，多数地方是 $u\alpha$ (uy)。这个韵母的介音往往是一个比较弱的 u 元音，并渐渐失去园唇的性质。象北京话“舵、挪、罗、左、娑”跟“情、授、骡、坐、唆”都读成 $t_u \quad \gamma \quad n_u \quad \gamma$ 、 $l_u \quad \gamma$ 、 $ts_u \quad \gamma$ 、 $s_u \quad \gamma$ 。可以看出，开口类的变音如“舵” $to \rightarrow t_u$ 。孳生了一个 W 跟合口类的变音如“情” $tux \rightarrow t_uo$ 合流了。《中原音韵》来自开口类的小韵和来自合口类的小韵不对立，说明已经有了这种演变。至于这一韵部的入声字，除了来自一、二等韵的字不难分别归入 α uo 两类外，还有一类字来自三等韵（唇音字除外），又全都互见于萧豪韵部。《蒙古字韵》只归在萧部。这类字《中原音韵》互见于歌戈韵部，也许是“外来”。现代北方话这类字有的读成 iau ，有的读成 α ia 。《中原音韵》时代可能也是这种情况。我们拟成 $[i\alpha]$ ，并注明是“外来”。

除了上述八个问题以外，《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里还有许多音变现象。例如有些唇音字的 $-n$ 尾转化为 $-ŋ$ 尾。

真文 上 乳衿品寢
寒山 平陽 煩繁膳簪攀元帆凡樊元凡凡
去 飯販販願範范泛梵范犯范

这是通常所说的“首尾异化”现象，在《韵会》、《蒙古字韵》里还没有发生。

又如等韵三等韵唇音字一律失去腭介音；“知、章、庄”组字有一部分也失去腭介音；江阳韵部的“庄”组字由开口变合口；等等。这里都不一一交代了，请读者参看后面的同音字表。

中原音韵韵母表

东鍾	uŋ	iuŋ		
江阳	aŋ	iaŋ	uaŋ	
支思	ī			
齐微	ei	i	uei	
鱼模	u	iu		
皆来	ai	iai*	uai	
真文	ən	iən	uən	iuən
寒山	an	ian*	uan	
桓欢	on			
先天		iɛn		iuɛn
萧豪	au	iau*	ieu	
歌戈	o	io	uo	
家麻	a	ia*	ua	
车遮		iɛ		iuɛ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尤侯	əu	iəu		
侵寻	əm	iəm		
监咸	am	iam*		
廉纤		iɛm		

如果愿意把 省写作 的，也不妨。

（三）《中原音韵》的声调

《中原音韵》的声调，原书韵谱已经把调类分得清清楚楚，无须考订。周氏划分调类的特点，流传着两句话：“平分二义，入派三声”。这两句话概括了周氏全书的体例，是他的两项发明。他的书“为作词而设”，曲子里平声分为阴阳，是“作词之膏肓，用字之骨髓”，来不得半点马虎。周氏详细地列举了各式各样的曲牌，指明什么地方该用“阴”字，什么地方该用“阳”字。这也就是他的“独得之妙”。至于平声“阴”和“阳”是怎样的调值，现在无从构拟。“上、去”的调值，也无从了解。“入派三声”，周氏一再强调“为作词而设”，“然言语呼吸之间，还有入声之别”。怎样认识《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问题，下面将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五《中原音韵》入声的性质

(一)缘起

《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问题，明、清两代的戏曲家有过不少的论述，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解答。近五十年来，研究《中原音韵》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反映出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原之音”^①已经没有入声了。只有陆志韦在《释中原音韵》里提出“中原之音”本有入声这一看法，并对当时的入声进行了一番解释。我们认为，陆说有入声是对的，但当时的入声是怎样的性质，陆氏没能解释清楚，特别是所构拟的音值多出于误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二)周德清怎样解释“入派三声”

要了解“入派三声”的实在含义，得先从理解周氏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入手。主张“中原之音”有入声，就是研究了周氏的论述后得出结论的。可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往往拿周氏的原话作为自己的论据。甚至对于周氏的同一句话，作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解释。为了说明周氏的原话并非不可捉摸，他的原意是什么，我们不妨全面地看一看周氏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

有句中用入声，不能歌者，……令人无所守。（自

^①《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基础，各家有种种称呼，例如“近代官话”，“元代国语”，“中州音”，“大都音”，等等。不同称呼往往代表不同观点。而据周德清原话称为“中原之音”，或“以中原为则，而取四海同音”，本文索性一律采用“中原之音”这一名称，免生枝节。

序) ①

夫声分平仄者，谓无入声，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也。作平者最为紧切，施于句中，不可不谨。派入三声者，广其韵耳。有才者本韵自足矣。（自序）

人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起例） ②

人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如“鞞”字，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学者。有才者本韵自足矣。（起例）

上面的话说明：在曲子里需要把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当作平、上、去三声字使用。有的人不会派，就会弄得不能演唱，特别是入声作平声字用，尤须注意。入声派入三声，是为了适应曲子押韵的需要，用来扩大曲子用韵的范围，而“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入派三声”并不意味着改变语言里本有入声的客观事实。所以，“入声派入三声”，应该“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换句话说，入声跟平、上、去三声的区别，本是“黑白分明”的事。

词曲里入声派入三声的现象，起源较早。现存诸宫调和元曲早期作品里入声叶入三声的现象已很普遍，只是不能全然符合周氏的派法。中古音系的全浊入声字派入平声阳，次浊入声字派入去声，大体上符合周氏的派法，至于清入声字派入上声，就差得很远。③

① 指《中原音韵·自序》

② 指《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

③ 参看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廖珣英《诸宫调的用韵》，《中国语文》1964年第1期。

周氏又说：

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起例）

这里说的是“入派三声”本是曲子用韵的既成事实，他的书不过是根据“前辈佳作”“撮其同声”而已。如果当时的入声字都已经变成了平、上、去，那么他还是如此辛辛苦苦地去“撮其同声”，岂不成为废词、废举了么？又何至于说“或有未当”的话呢？事实上，他也确有“未当”之处，例如元代的戏曲里，中古清入声字叶入上声的，恐怕还不到半数，而周德清则一律派入上声。

周氏又说：

亳州友人孙德卿长于隐语，谓：《中原音韵》三声，乃四海所同者，不独正语作词。夫曹娥义社，天下一家，虽有谜韵，学者反被其误，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于四方，非一家之义。今之所编，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诗禅得之，字字皆可为法。余曰：尝有此恨，切谓言语既正，谜字亦正矣。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此，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起例）

所谓曹娥义社的谜韵，当指方南谜语或南戏用韵，虽然也是入声跟平、上、去混用，却又不同于“中原之音”的“入派三声”的派法。因“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于四方，非一家之义”。孙氏以为周氏“今之所编，四海同音”，无往而不可。周德清唯恐孙氏还有误会，所以关于口语里入声并未消失这一点，说了这么一大段话。特别是因为孙氏提到“谜韵”，又列举

了“伏与扶，拂与斧，屋与误”等例，在用于谜韵时，凭他自己的经验，不能“包猜”。孙氏于是恍然大悟。

周氏还有下面的两段话，是关于入声的性质的。

《广韵》人声“缉”至“乏”，《中原音韵》无合口，派入三声亦然。（起例）

人声“缉”韵到“乏”韵，中古音系韵尾为 $-p$ ，属于双唇塞而不裂的音，周氏说这本书“无合口”，当是指韵尾 $-p$ 已然失去。

人声以平声次第调之，互有可调之音。且以开口“陌”以“庚”^①内“盲”字至“德”以“登”五韵，闭口“缉”以“侵”至“乏”以“凡”九韵，逐一字调平、上、去、入，必须极力念之，悉如今之南宋戏文唱念声腔。（起例）

周氏这话表明，用平声字调入声，“互有可调之音”。即两种调法：阴声韵（元音韵尾、无韵尾）字调法和阳声韵（韵尾是 $-m$ $-n$ $-ŋ$ ）字调法。例乌——乌五误屋，翁——翁蓊瓮屋。如用阳声韵字调法，如“开口”韵盲——陌，登——德，闭口韵侵——缉，凡——乏之类，“必须极力念之”。也就是说，很不自然。由此可见，当时的入声字，韵尾 $-p$ $-t$ 都已经消失。

此外，周氏书里还有好几处谈到词曲里用入声字的方法，意思不外乎上述这些，就不一一征引了。

总的来看，周氏本人关于“入派三声”的说明，只能有一种解释合乎情理，这就是“人声作三声”或“入派三声”都不过是为词曲用韵的要求而设的，至于口语里还是有入声的。周氏把曲词里的入声韵脚字进行归纳，订出规范，还不敢自信处

①“庚”原作“唐”。瞿本同。按“盲”字，《广韵》在庚韵，不在唐韵。周氏这里也许描写某种方言实际读音，正如今天北方方言把“盲”、“虻”读如 $maŋ$

理得很妥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决不可把词曲里的“入派三声”，当成了言语里的“入变三声”。

再看“入派三声”在周氏的韵谱里是怎样安排的呢？他把所收的入声字分别归在支思、齐微、鱼模、皆来、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尤侯等九个韵部。每一韵部中又把中古音系的全浊声母字派入平声阳，把次浊声母字和“影”母字派入去声，①把清声母字派入上声，条理井然。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却不跟三声字混同，而是单独成类，附在三声之后，“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可见周氏所强调的是口语里还存在入声。

周德清编制《中原音韵》，完全抛开了传统韵书那一套因袭守旧的作风，只凭着当时的戏曲用韵客观地进行归纳，再根据“中原之音”为标准来审订每个韵字的具体读音。换言之，他归纳的基础是关、郑、白、马等人的曲作，审音的依据是“中原之音”。他的书在拘守传统分韵的人看来，是“变尽古法”，而从语音史的角度来衡量，他却是富有革新精神。他把入声字跟非入声字按曲词里叶韵和语言里读音的关系加以合理安排，也是一种革新的表现。

（三）同期的语音资料说明了什么

“中原之音”本有入声的事实，还可以从当时的其他语音资料里得到印证。当时的语音资料，比较能够全面反映十三、十四世纪语音系统的，莫过于《韵会》和《蒙古字韵》了。这两部韵书都完整地保存中古的入声类别。《蒙古字韵》在每一个八思巴字头之下，平、上、去、入递次排列韵字，例如：

① 齐微韵部“一”字，互见于“入声作上声”和“入声作去声”，卓书不收在“入声作去声”。又鱼模韵部“沃”归“入声作上声”，卓书不收“沃”字，“屋”收在“入声作去声”。

司 平羈羈畸奇飢肌姬基菁其箕幾譏磯機
 饑機磯機上覓麋紀已幾蟻去寄冀異既
 暨覲概驥記獬罰入訖吃戟戢急汲給級
 級級恆亟誣穢棘

司 平孤荻菰姑辜酤鴣咕呱觚沽拮罟上古
 鼓鼓瞽股罟蠱估監拈鈇戛賈詁去顧顧
 雇故酤固錮鯁涸入穀穀穀谷穀穀楷
 楷告骨滑汨滑

司 平高膏阜羔鰲橐谷替篙棹上蒿杲橐縞
 藁去誥郛告縞膏入各閣

司 平歌訶柯柯哥上駝駝去箇个入葛割輅
 渴閣鴿合蛤蛤蓋

人声字一律承阴声韵，一目了然。《韵会》以平、上、去入分卷，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传统韵书的编制体例，而实际上，在入声字的归类上，完全突破了传统韵书分韵的格式，而跟《蒙古字韵》一致。两书在审音定韵方面几乎完全相同。经过对比研究，《韵会》的入声也跟《蒙古字韵》一样都是承阴声韵的。下面把《韵会》、《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的入声列成对照表。

中原音韻、韻會、蒙古字韻入聲對照表

中原音韻	例字	韻會	蒙古字韻	備	注
支思 i	瑟	櫛類	ᠰᠢ hi		
	塞	克類	ᠰᠢ hij		蒙古字韻屬佳部
齊微 i	訖必	訖類	ᠰᠢ i		
	吉微	吉類	ᠰᠢ èi		
	疫	丰類	ᠰᠢ ui		
	過	國類	ᠰᠢ ue		
ei	賊德	克類	ᠰᠢ hij		蒙古字韻屬佳部
	黑効	黑類	ᠰᠢ ij		蒙古字韻屬佳部
uei	國筆	國類	ᠰᠢ ue		
魚模 u	谷獨	穀類	ᠰᠢ u		
	觸	刍類	ᠰᠢ éu		
iu	足菊	刍類			中原音韻還有“軸宿竹 禱”等字又見於尤侵韻 蒙古字韻只收在魚部。 尤部根本不配入聲
皆來 ai	責額	額類	ᠰᠢ aj		
	則色	克類	ᠰᠢ hij		
jai	酪客	格類	ᠰᠢ iaj		
	刻	黑類	ᠰᠢ ij		
uai	畫擱	號類	ᠰᠢ uaj		

中原音韻	例字	韻會	蒙古字韻	備	注
蕭豪 au	各作	各類	厶 aw		中原音韻還有“薄縛鐸鑿濁鶴華諾落等”等字又見於歌戈韻。蒙古字韻只收在蕭部
	郭捉	郭類	厶 yaw		
	末沫	括類	厶 uo		中原音韻“末沫”二字又見於歌戈韻，這是蕭豪韻入聲唯一的中古收 _ɿ 的字，蒙古字韻只收在歌部。
iau	角學	覺類	厶 iaw		中原音韻“學”字又見於歌戈韻，蒙古字韻只收在蕭部
ieu	脚着綽	脚類	厶 ew		中原音韻還有“杓略弱屨藥岳”等字又見於歌戈韻，蒙古字韻只收在蕭部
歌戈 o	爵鵲	爵類	厶 ɛw		
	合葛	葛類	厶 o		
	薄濁	各類	厶 aw		
uo	脫澄	括類	厶 uo		
	鎧	郭類	厶 yaw		
io	着藥	脚類	厶 ew		
	學	覺類	厶 iaw		
	岳	爵類	厶 ɛw		

中原音韻	例字	韻會	蒙古字韻	備	注
家麻	a	拔答 怛類	a	元音 a, 八思巴字以	
	ia	狎甲 夏類	ㄣ ia	零形式表示	
	ua	滑刮 刮類	ㄣ ua		
車遮	iɛ	別傑 許類	ㄣ e		
		結聶 結類	ㄣ è		
	iuɛ	玦劣 玦類	ㄣ üe		
		闕 厥類	ㄣ üe		
尤侯	iau	六肉 刍類	ㄣ èu	蒙古字韻 èu 類在魚部,	
				尤部不配入聲, 參前	

从上面对照表看来,《中原音韵》的入声跟《韵会》、《蒙古字韵》的入声属于同一个类型。韵类的划分以及入声所承的阴声韵类,二者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韵会》《蒙古字韵》的韵类划分更为细密,往往是《中原音韵》的一类,相当于《韵会》、《蒙古字韵》的二类、三类甚至四类。这种分类苛细的原因固然是二者所反映的音韵系统有些差别,但也有八思巴字拼写法的问题,这里不能备详。

从《韵会》、《蒙古字韵》的入声看,已不带 p t l 韵尾,一律承阴声韵,并有如 ai iai uai au iɛ uɛ 这样的“两折音”。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原之音”的入声性质很有参考价值。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参照《韵会》、《蒙古字韵》的入声来构拟《中原音韵》的入声。

（四）据现代方言考订中原之音的入声

现代北方话入声的基本类型

否定“中原之音”有入声的人，往往是对现代北方话的入声了解得不够。有的入以为现代北方话里都已经没有入声了。或是知道有些地方还保存入声，但把入声的类型看得过于简单了。似乎一提到入声，就非得是一个带塞而不裂韵尾的、短调的不可。要是“中原之音”的入声是这样一种性质，当然用在曲词里就没法唱，周氏也就没法把它派入三声。再是对北方话入声的演变情况了解得也不够。例如白涤洲曾经根据元明以来的几种韵书，进行比较研究，描写出六百年来北方话入声变为三声的图景。^①但是，首先他的起点是把《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当成了“入变三声”，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又把曲韵和韵书同等看待，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难符合实际。

解放后，党对科学事业极为重视和关怀，我国语言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55年开始，对全国汉语方言进行了一次普查。普查结果表明，北方话区域有很大一个地区还保存入声。即东起河北省西部，包括张家口、石家庄、邯郸三个地区，西至陕西省的榆林、绥德、延安三个地区，南至河南省新乡地区，北至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地泉、河套两个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绝大多数地方的方言都有入声，山西省除西北角广灵县及晋南运城一带外，全有入声。联成了一个辽阔的入声方言片。

入声的性质，在这个方言区内，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归纳成三个基本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带喉塞韵尾，而且是一个短调。绝大多数的北方话的入声都属于这个类型。第二个类型是喉塞韵尾比较模糊，有时听起来若有若无，但保持短调。如

^① 参看《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国学季刊》第二期，1931年。

河北省南部邯郸地区以及河南省北部的入声都属于这个类型。第三个类型是不带喉塞韵尾，也不是一个明显的短调，只保持一个独立的调位，跟平、上、去声区别开来。如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元氏、获鹿、建屏、平山、灵寿等六县的入声，属于这个类型。

现在北方话存在这三个类型的入声，对于了解“中原之音”的入声很有帮助。上面我们已经从周氏本人的话里，了解到“中原之音”的入声跟平、上、去“黑白分明”，但又可以按照一定的条例派入平、上、去三声；又从《韵会》、《蒙古字韵》了解到当时的入声已经没有喉塞韵尾，韵母有“两折音”式的复合元音韵母。那么“中原之音”的入声显然不属于第一个类型。是否属于第二个类型呢？可以拿河北省邯郸市方言的入声为例来作比较。邯郸市方言的入声是个明显的短调，韵母只有(i̯)、u y a ia ua γ、i γ、u γ、y γ、u a i等十二类，比较简单，而且“两折音”式的复合韵母只有ai一类，也显然不同于“中原之音”的入声。

赞皇、元氏方言的入声

“中原之音”的入声既不属于第一、第二个类型，就有可能属于第三个类型。北方话第三个类型的入声现在只保存在河北省上述六县的方言里。这六县的方言，内部并非完全一致，特别是靠南的四县彼此差别更大。只因赞皇、元氏方言的入声最适宜用来跟《中原音韵》比较，所以我们调查了赞皇、元氏两地方言的入声。^①先介绍两地的声调系统。

^① 这次调查邀请了本所方言组贺巍同志协助记音。调查前，参考了《河北方言概况》（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语文研究所、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和一九五八年方言普查的有关纪录。调查时请的发音合作人是殷牛同志，家住赞皇县北清河村；李连臣同志，家住元氏县石板沟村；郭凤山同志，家住元氏县陈郭村。对于他们的热情支持，大力协助，谨表示诚恳的感谢。

调	类	调	值	附注
赞皇元氏	赞皇	元氏		
平声	┘ 43	┘ 42		赞皇起点以后略平，或可记作 433。
上声	┘ 55	┘ 55		个别字微降，两地同。
去声	┘ 412	┘ 31		赞皇起点较 4 度略低，终点较 2 度略低。
入声	┘ 34	┘ 24		赞皇上升度不显著，终点较 4 度略低，元氏同。

两地方言的入声跟平、上、去声不同调类，并保持略短的特征，在山区地带表现得更为明显。两地方言并不是全部保存古入声，有一部分入声已经变为平、上、去声。变调的情况下文另详。这里先考察一下没有变调的部分，即古入声在今方言仍是入声的部分。下表是两地入声韵母跟阴声韵母的关系：

韵类	阴声韵字	入声韵字
ɿ	子	——
ɿ	支痴	质尺
j	衣基	积急
u	乌朱	足不
y	遇居	菊曲
a	巴打	八答
ia	家鸦	夹恰
ua	耍花	刷
y	哥科	则各
uɣ	多果	郭
yɣ	——	脚约
ie	爹鞋	跌接
ye	——	掘雪

韵类	阴声韵字	入声韵字
ei	杯妹	笔墨
uei	队推	——
ai	台开	百色
uai	怀快	——
au	高包	——
iau	挑交	削角
au	舟勾	粥叔
iou	优秋	——

两地方言的阴声韵和入声韵基本上是平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怎样的阴声韵类，就有怎样的入声韵类。只有 ɿ 、 uei 、 u ai 、 au 、 iau 有阴声韵类而没有入声韵类； yy 、 ye 有入声韵类而没有阴声韵类。再进一步把两地方言的入声和《中原音韵》的入声互相比较，列表如下：

中原音韵	例	字 赞皇元氏
支思 i	塞	ai
齐微 i	质织汁尺失室湿	ɿ
	劈滴疾七习急吸一	i
ei	黑	ei
uei	笔北	ei
鱼模 u	朴福屋骨窟忽	u
iu	足竹出宿 *	u
	粥叔 *	au
	菊屈麴	y
皆来 ai	柏拍窄策色	ai
ai	额格革隔刻	y
萧豪 au	博莫托桌郭戳 *	uy
	各 閤 恶 *	
au	角觉	iau

中原音韵	例	字赞皇、元氏
iau	脚	yɿ
ie u	约 [*]	y
歌 戈 o	鸽 割 葛 渴	y
uo	钵末脱撮括阔 [*]	y
a	八发答踏懒纳插杀	a
a	夹甲掐	ia
ua	刷	ua
车 遮 iε	鰲灭跌贴接揭结歇业	ie
iuε	劣	ie
	绝雪掘决缺确血粤	ye

从韵类的对应关系上看，两地方言的入声基本上跟《中原音韵》相合，并且个别字的音值也大都彼此相同。由此可以看出，《中原音韵》的入声，正是象两地方言的入声那样，属于第三种类型。

附带说明一点，从这里还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原音韵》入声字两韵并收的性质。

1 《中原音韵》两韵并收，首先是《切韵》屋烛等韵的字互见于鱼模与尤侯。当时的《蒙古字韵》一律归入鱼部（鱼模），尤部（尤侯）不配入声。卓书两韵并收的，只限于全浊声母字，其余一概归鱼模，注为“与尤韵通”。早期曲子用韵，如关汉卿，这类字多半叶鱼模，只有少数叶尤侯。看来，这类两韵并收的字“本声”在鱼模，读 iu，能跟尤侯韵 iε u 类叶韵。周氏归纳曲韵，所以两韵并收。现从两地方言看，这类字大都是 u 韵，只有“粥”字是 ou 韵，由此可以证明，《中原音韵》的两韵并收是由于叶韵的关系。

* 中原音韵“竹宿”又见于尤侯韵，中原音韵“粥”又见于尤侯韵。中原音韵“莫”又见于歌戈韵。中原音韵“恶”又见于歌戈韵，中原音韵“约”又见于歌戈韵，中原音韵“末”又见于萧豪韵。

2 《切韵》觉、铎、药、末(只“末沫”二字)等韵的字互见于《中原音韵》的萧豪和歌戈。《蒙古字韵》一律归萧部(萧豪),但“末沫”二字归歌部(歌戈)。卓书两韵并收的又只限于次浊声母字,其余(全浊声母字)只收入萧豪。看来,《中原音韵》两韵并收,也是由于叶韵的关系。可是萧豪与歌戈,音值并不相近。现在从两地方言来看,这些字,都只有一种读音,多数字读 γ ,少数字如“角、觉”等读 iau ,可知 γ 跟 iau 虽然音不相近,但是同一来源,彼此的关系很密切。再进一步看现代北方话的其他方言,入声已经消失了的,这类字有的读 $\alpha(\gamma)$ 一类的音,有的读 iau 一类的音。可以推知,在《中中音韵》时代,这些字是可以两韵并收的,并不一定在口语里为一字两读。

下面再看赞皇、元氏方言入声字变调的情形。上文提到古人声字在这两地方言里,有一部分已经变了调,分别变成平、上、去声并跟平、上、去声合并了。合并是有条件的。我们调查时,采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方言调查字表》的入声字,计赞皇用401个,元氏用375个。

赞皇元氏古入声字变化情况表

		全 浊	次 浊 清	合 计
赞 皇	231	85	84	401
保存入音	179 77%	16 19%	14 17%	209 52%
变 调	53 23%	69 81%	70 83%	192 48%
元 氏	214	81	80	375
保存入声	163 76%	16 20%	16 20%	195 52%
变 调	51 24%	65 80%	64 80%	180 48%

变为平上去情况表

		清		全浊		次浊		合计
赞	皇	53		69		70		192
变	平	12	23%	61	88%	1	1%	
变	上	18	34%	8	12%	0		
变	去	23	43%		0	69	99%	
元	氏	51		65		64		180
变	平	13	26%	56	86%	1	2%	
变	上	18	35%	5	12%	0		
变	去	20	39%	1	2%	63	98%	

中古入声字在两地方言仍是入声的约占半数，各为 52%，全浊、次浊的入声字大多数已经变调，各为 80% 以上，而清入声字只有 23—24% 变调。一句话，浊入声字容易变调，清入声字不那么容易。

各类入声字是朝着哪个方向变调的呢？统计数字说明，全浊入声字绝大多数变平声，赞皇占 88%，元氏占 86%。^① 次浊入声字绝大多数变去声，赞皇占 99%，元氏占 98%。清入声字变平、变上、变去的都有，所占比例差别不太大。

现代北方话各次方言的入声的演变，到了完全消失的时期，一般的趋势是全浊变平，次浊变去，清入声字漫无规则。不同于这种演变趋势的方言是极少数，不同之点集中在清入声字的变调上，个别方言一律变平声，个别方言一律变上声，个

^① 两地方言平声只有一调，不分阴阳。

别方言倾向于变去声。可以说，赞皇、元氏方言的入声情况也许正处在现代北方话入声全部消失的前一个阶段。

现在再回头来看“中原之音”的入声。上面说过了，“中原之音”肯定是有入声的，至于是怎样的入声，从今天北方话的入声来看，是跟赞皇、元氏方言同一个类型的。但是前者全然没有变调，而后者正处在变调过程中。那么可以说，赞皇、元氏方言的入声已比“中原之音”的入声前进了一步。两地入声变调的趋势是：全浊变平、次浊变去，恰好跟《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相合，而清入声变调漫无规则的情况，跟《中原音韵》清入声（除“影”母字外）一律派上声不合。周氏说过“或有未当”的话，我们以为那是指清入声派上声说的。清入声派上声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实际上清入声派上声未必有必然联系。诸宫调和元代杂剧、散曲里，清入声字只有一小部分实在派入上声。赞皇、元氏入声变调的趋势，就整个系统来说，是《中原音韵》入声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原之音”入派三声就是入变三声的“予兆”。那么，周德清或关、郑、白、马居然成了语音演变的“预言家”了么？不言而喻，“预言家”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某种规律来，必得凭借某种物质基础为出发点；也就是说，不论是入派三声，或是入变三声都必定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原之音”的入声所以能够派入平上去三声，必然是当时的入声已经具备了赖以分化的三种不同的物质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是极其微小的，甚至有的人或一般人分辨不出来，可是实际上影响到语音的发展。

可以推想，在《中原音韵》时期，中古的全浊入声字实在有点近乎阳平声字；次浊入声字有点近乎去声字；而清入声字并不怎么近乎上声字。所谓“近乎”，可以是调型的相近。果然如此，当时的入声字内部调型上的差别远远不及入声字跟非入声字的差别那么大。在当时，入声字跟非入声字的差别非常明显，一般人都能分辨得出来，因此周氏需要一再声明入派三

声是“为作词而设，母以此为比”，而入声字内部的别就不同了，周氏感到一般人都很难分辨清楚，所以有必要在韵谱里逐韵注明某字作某声，还举了马致远等人的曲词为例，说他们用入声字叶韵用得很好。叫“后辈学去”。

总之，“中原之音”的入声是入声消失前的最后状态，但已经具备了以后赖以分途变调的物质基础。赞皇、元氏的入声，比“中原之音”的入声所处的阶段稍后，而邯郸市那种入声似乎又比“中原之音”的入声所处的阶段较前，实在还是接近山西省和张家口的入声的。可以说，“中原之音”的入声，处在由邯郸市那样的入声发展到赞皇、元氏那样的入声的中间阶段，而基本上属于上文所说的第三个类型。

以上所说，在历史语音学和现代语音学的研究、讨论范围内，都是不常谈到的，是否有当，请读者同志考虑。①

（五） 余论

上文把《中原音韵》本有入声的原委大致解说了一下，并对当时入声的性质作了一些推测。提出这么一些意见，在论证上并非毫无困难，相反，有不少迹象叫人迷惑不解。且拿周氏原书来说，就有一些现象似乎反映出当时的入声已然消失。例如支思韵入声作上声类所收的两个小韵，其直音用上声字：

澁瑟音史

塞音死

①有人当然会设想，一、《中原音韵》的入声字清清楚楚地分为三调（至少古全浊字和次浊字的声调有所区别）；二、现代赞皇、元氏方言里巴经变为一调；三、在这样的方言里，保存下来的入声字怎么变调，无法预先知道。我们不敢采取这种说法，因为史实和假设之间难免有漏洞。至于正文提到的“物质基础”，而又不肯定是哪样儿的“物质基础”，只说“近乎”，那是不得已的。调别可以是一般人说不出所以然来的，但是能叫人做出不同的反映，并且细微的调别确能影响到变调的方向。我们肯定这是事实如此，并不怎么“神秘”。

除非能证明这项注音是后人所加，就只能理解为这几个字当时已经变为上声。不只是这几个字的问题，还牵涉到周氏的体例。既然已经变调，又为什么归在入声作上声类呢？

又例如《正语作词起例》中周氏关于“定格”四十首词的评论中，常把作平、上、去的入声字逕称做平、上、去，试举二例：

〔醉高歌〕妙在“点节”二字上声起音。（按“韵谱”节归在“入声作上声”）

〔塞鸿秋〕贵在“却湿”二字上声，音从上转，取务头也。（按“韵谱”“却湿”二字，归在“入声作上声”）

但最后举马致远的〔离亭宴歇〕一首，又把全部入声字称为“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

承刘坚同志提示，元代俗文学作品里也有入声字跟平、上、去声字互相替代的现象、也象是说明入声字已经变为平、上、去声了。

这些细节需要进一步仔细考察，还不能用作“中原之音”早已失去入声的凭据，都可能另有别种解释，这里不能细述。不过可以附带着说明我们的一种看法：肯定元代“中原之音”有入声，并不是说当时的所有北方方言都应该有入声，或者是当时北方方言的入声全都是一个类型。因为“中原之音”毕竟是当时的一种通语，它充当各地人民共同交际的工具；各个地方之间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方言差别，那是毫无疑问的。周氏就明明告诫人们不要囿于方言，并列举了141项“诸方语病”，用作范例来帮助作曲家辨音。在入声问题上，难道不存在这种情况么！可惜作者在“诸方语病”中没提到入声字。拿现代北方方言来看，消失入声的地区很广，很难说，六百多年前就不能有个别地区入声已经消失或部分消失。其次，现代北方话保存入声的地区，其入声多半是属于第一、第二两个类型；这种入声比“中原之音”的入声更为古老，当然也是六百多年以前的

遗迹。那么，在当时，这种类型的入声，只会比现在多，不会比现在少。可是上述两种情况，即具有更古老的入声或已经消失或部分消失入声的方言，在周德清的时代并非主流，而是支流，换句话说，并没有被提升到通语的地位。周氏的方法是“求同存异”，而不是杂凑。这一点在周氏的言论里是随处都可以读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出来，就是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地区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较古老的入声，跟我们为“中原之音”所构拟的入声音值是相径庭的，但是山西省的平阳也是一个杂剧中心，为什么北曲入声用韵在当地也同样能行得开呢？例如郑光祖的作品在用韵方面跟其他地方的作家也差不多呢？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北曲是在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一种新兴文学，具有比较统一的共同的语音基础，有它自己独特的唱腔，不管在什么地方演唱，行腔吐字都要求相当一致，即使这个地方的方言跟共同语相差很远。^①实际上，在当时北方地区，尽管各地方音纷歧，但各地作家都以“中原之音”为审音标准来进行创作，也是很自然的事。有些作家掌握“中原之音”不太到家，无意中流露出自己方言的特点，不免是有的。所以周德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那么多的“诸方语病”，并谆谆告诫人们：“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

总而言之，在周德清的时代，应该是多数方言都还能保持第三个类型的入声，这也是当时北方话的新兴的共同趋势。其他方言的入声，在北曲语言里，是作为“中原之音”的变体而存在的。

^① 颇象现代京剧，甚至象一些“地方戏”，元代北曲也不免有时采用地方戏。

六 试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

周德清著《中原音韵》，他的审音标准是“中原之音”。《中原音韵·自序》说：“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是什么呢？也就是“中原之音”的性质是怎样的呢？

要了解“中原之音”的性质，可以先从了解“中原”一词入手。

“中原”最早出现在《诗经》（《诗·小雅·车攻》：“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小雅·小旻》：“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和《礼记》（《礼记·礼运》：“不使渚者居中原。”）时，是指“原中”，即平原之中。作为地域名称，最初见于《左传》，《左传·僖·二十三》：“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①《史记》，《史记·主父偃传》：“……身为禽于中原……”，^②指的是我国中部地区。《三国志·诸葛亮传》：“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③说明“中原”在西蜀的北面。《晋书·闵王承传》：“天纲暂圯，中原丘墟。四海义士，方谋克复，中兴江左，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④《南史·王弘传》（李延寿《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⑤“中原”与“江左”对举。《北史·任城王澄传》：“国家兴自

① 见《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一册，第334页。

② 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九册，第2956页。

③ 见《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四册，第920页。

④ 见《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四册，第1105—1106页。

⑤ 见《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二册，第583页。

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①崤即崤山，函即函谷关。均在今河南省境内，河即黄河，洛即洛水，也是指今河南省。诗人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途待命二首》诗：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②。中原”也指今河南省。^③《宋史·李纲传》：“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④“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⑤这里的“中原”与“河北、河东”对举，又与“东南、西北”对举，指的都是今河南省地区。“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蹕，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⑥“中原”指河南省地区也是甚为明显。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既灭辽，骎骎气焰，虎视中原。”^⑦这里的“中原”，也是传统的概念。但《大金国志》卷三十三：“自后并辽，……遂以勃海辽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京，中原大定府为北京。”^⑧大定府在今河北省境内，当时既属“中

① 见《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三册，第655页。

② 《九家集注杜诗》，“中原”句注引赵次公云：“公作此诗，在秦州，时乾元二年也。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九月又陷东京，又陷齐、汝、郑、滑四州，则兵之用救中原矣。”东京即洛阳，齐、汝、郑、滑四州，除齐外，皆在河南省境内。

③ 见《宋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三二册，第1125页。

④ 见《宋史》，第三二册，第1125页。

⑤ 见《宋史》，第三二册，第1125页。

⑥ 见《大金国志》，清嘉庆丁巳埭叶山房刊本，卷三，第1页。

⑦ 同上，卷三十三，第1页。

原”，可见中原所指地区范围有了扩大。

在元人（或明人）的著述中，“中原”一词的概念，作为地域名称，有的仍前人之旧。例如，赵孟頫《和姚子敬秋怀》诗：“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文若《题第一山》诗：“汴水东流绕旧京，恢图妙算入皇明，暂携诸将停归骑，来看中原第一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旗联》：“中原红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①有的则所指范围有了扩大。例如《元史·太宗纪》：〔太宗八年〕秋七月……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茶合带，太原府；古与，大名府；李鲁带，邢州；果鲁干，河间府；李鲁古带，广宁府；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按赤带，滨、棣州；斡陈那颜，平、滦州；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刺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刺温、茶合带、锻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坼那颜、火斜、术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②

这里中原诸州，广宁府在今辽宁省，大名府、河间府、滦州、邢州均在今河北省，益都府、济南府、棣州、东平府均在今山东省，平阳府、太原府在今山西省。

《元史·地理志》：“初，太宗六年甲午，灭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③顺天、燕京也在中原之内。由此可见，元代人称中原，除原有的传统概念外，又扩大了某些地域的范围，今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以及辽宁省的一些地区都属于中原地域。

中原之音，顾名思义，是中原地域的语音。但是，这样讲还是太笼统，应该进一步地分析清楚。中原地域的语音，可以

①见《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二十七，第342页。

②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一册，第35页。

③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五册，第1345页。

是中原地域的某一个地点万言的语音，也可以是中原地域广为流行的共同语的语音。

“中原之音”究竟属于哪一种？周德清自己已有说明。他说：“唯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①又说：“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②从这话看来，“中原之音”就是当时的正音，而且早已形成，到处通行，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也就是具有共同语的性质。

元代孔齐《至正直记》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也指出以“中原雅音”^③为正音。汴、洛、中山，^④正是在当时中原范围之内。又范梈（1271—1330）《木天禁语》：^⑤“马御史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也说明当时的正音，具有“四方可以通行”的性质，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这跟周德清的话，也是互相印证的。

这几种材料，都说明了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在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应用于各种交际场合的共同语音。这种共同语音就是周氏所说的“中原之音”。

① 见《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原音韵》影印本，中册，第60页。

② 同上，第49页。

③ 当时的共同语音也有读书音和说话音之分，“中原雅音”多指读书音而言。说另详。

④ 据《元史·地理志》，汴指汴梁路（署设今开封市），洛指河南府路（署设今洛阳市），中山指中山府属中书省真定路，在今河北省定县地区。

⑤ 《四库提要》疑此书为伪托。因其内容多见于赵执谦 1351—1385《学范》。

“中原之音”既是当时戏曲语言的标准音。那么，了解当时戏曲语言的情况，也有助于了解“中原之音”的性质。

元代的戏曲运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它是应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而掀起的。元代戏曲的作家和演员多数都是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苦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入社会“底层”，与广大劳苦大众血肉相连，所以产生出了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在形式上继承了宋代杂剧、金代院本以及诸宫调的艺术成就和创作方法，形成了一种新的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正如周氏所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摅绅及闾阎歌詠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①元代戏曲运动的特点，一是它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一是元曲属于一种新兴的语言艺术，雅俗共赏。也就是元曲语言的口语化，和语音的规范化。这些特点，使得戏曲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迅速传播的条件。

周德清提出戏曲语言“必宗中原之音”，乃是研究了元曲的早期大量作品，掌握了它的特点而得出的结论。周德清这种对当时共同语音的敏锐的感触以及推广共同语音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他一方面申述了“中原之音”为曲韵规范的理由，另一方面抨击了那种“泥古非今”，以及使用方言、乡谈的错误倾向。他竭力反对戏曲语言的规范采用一方之语为基础。他认为《广韵》之所以诘屈聱牙，不能施于四方，就是由于作者沈约“制韵之初”，不取所都之内的“通言”，而却以所生之地吴兴之音为准。^②所以他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于是力除方音，并

① 见《中原音韵·自序》。《中原音韵》影印本，上册。

② 周氏以为《广韵》的作者是沈约，并认为《广韵》所代表的是吴兴之音，这都是出于误解。

列举了14例“诸方语病”，用以告诫人们。他主张戏曲语言的规范必须是“以中原为则，而取四海同音”。

关于“中原之音”的性质，还可以从周氏的审音方法方面来了解。《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说：

《音韵》不能尽收。《广韵》如“崆峒”之“崆”，“𪔐驾”之“𪔐”，“𪔐𪔐”之“𪔐”，“鸛鸛”之“鸛”字之类，皆不可施于词之韵脚，毋讥其不备。

《汉书》东方朔滑稽，“滑”字读为“骨”，金日磾，“日”字读为“密”，诸韵皆不载，亦不敢擅收，况不可押于韵脚，姑录以辨其字音耳。

《汉书》曹大家之“家”字读为“姑”，可押。然诸韵不载，亦不敢擅收，附此以备采取。

可见周氏收入韵谱的字，一般说，以曲词里入韵为准。不入韵的字原则上不收。有些字，“诸韵不载”，都不收。只是根据需要列入备考栏。周氏的韵谱，专为作词而设。这样的处理。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就收字而论，至于编制韵谱的审音方法，周氏说：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如“鞞”字，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学者。有才者，本韵自足矣。（起例）

平声如尤侯韵“浮”字、“否”字、“阜”字等类，亦如“鞞”字收入各韵平、上、去字下，以别本声、外来，更不别立名头。（起例）

韵谱把入声字列在平、上、去三声之后，另立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诸类，以别“本声”和“外来”，“浮、否、阜”等字分别列在鱼模韵“扶、甫、赴”等字下，不另立名头，以别“本声”和“外来”。

所谓“本声”指该字本来的读音，所谓“外来”是指临时协入某音。显然，这是从语音上讲，“本声”也就是“中原之

音”本来的音韵地位，“外来”非“本声”，只是“叶音”，所以必须加以区别。我们参照《蒙古字韵》，就一目了然。入声本来就是入声，与平、上、去声“黑白分明”，因此、派入平、上、去三声就是“外来”。“浮、否、阜”等字属尤侯韵，不属鱼模韵，叶入鱼模，所以是“外来”。

《中原音韵》两韵并收的字，有的也是“本声”和“外来”的问题。《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说：

东锺韵三声内“轰”字，许与庚青韵出入通押。

早期元曲作品，如关汉卿的曲作，就有好些庚青与东锺通押的例子。不过周氏把这两韵并收的字，在审音时是归入庚青韵的。^①即是说，就“中原之音”来讲，庚青韵的一部分字叶入东锺（韵谱里收在东钟韵）是“外来”，叶入庚青是“本声”。

鱼模与尤侯互见的入声字，见于鱼模是“本声”，见于尤侯是“外来”，有《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对音可以证明。

《蒙古字韵》尤部（相当于《中原音韵》尤侯韵）根本不收入声字。

萧豪与歌戈互见的入声字，见于萧豪是“本声”，见于歌戈是“外来”，《蒙古字韵》里，这些字都收在萧部（相当于《中原音韵》萧豪韵）。

由此可见，周氏纳归曲韵编制韵谱，取材于曲子中的入韵字，把曲词里的押韵现象都反映到韵谱里来了。而审音却是以“中原之音”为标准。关于曲韵的叶韵现象，周氏只好采取两韵并收的形式。

不少同志认为：“中原之音”就是大都音。我们认为，“中原之音”是当时的中原地域通行的一种共同语音。在当时

^①“诸方语病”的“真文与庚青分别”中列入了这类字。

作为元朝京城的大都，并且又是属于中原地域范围内的一个大都会，毫无疑问是通行“中原之音”的。倒不必肯定“中原之音”非得就是以大都音为基础的。因为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这里有个“中原之音”溯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

上面所引周氏说的“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这些活动在大都首当其冲。据史载，在《中原音韵》成书之前，元朝统治者曾大量翻译典籍。例如：

《元史·世祖纪》：“至元元年（1264）……二月辛亥……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贍之。”^①又据史载：

至元十一年（1275）八月……中书左丞博罗特穆尔以国字译《孝经》进，命刻板摹印，诸王以下咸赐之。

《元史·文宗纪》：“至顺三年……四月……戊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钹板模印，以赐百官。”^②

《元史·仁宗纪》：“延祐四年（1317）……夏四月……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③

以上记载是关于用蒙古语意译汉语典籍，以便蒙古贵族子学习汉族文化的情况。自从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蒙古字^④以后，就大量地用八思巴字音译汉语，当时的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各种带有文字的实物乃至私人花押，多数都用八思巴字书写（写蒙古语或写汉语），也有些是八思巴字译音

① 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一册，第96页。

② 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三册，第803页。

③ 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二册，第578页。

④ 《元史·世祖纪》：“至元六年……二月……己丑，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一册，第121页。）

跟汉文并书的。

至于“国学教授言语”，京城大都是当时一个最大的中心。

元朝的学校，按制度设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子监等。^①

《新元史·太宗纪》：“太宗六年（1234）……设国子监助教官于燕京，令大臣子弟入学。”^②

《元史·世祖纪》：“至元六年……秋七月……己巳，立诸路蒙古字学。癸酉，立国子学。”^③

《元史·选举志·学校》：“世祖至元八年（1271）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④

《元史·选举志·学校》：“仁宗延祐二年冬十月，以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宜增其廪餼……”^⑤

这些设在大都的学校，教授蒙古语，把汉文典籍先译成蒙古语，然后讲授，但也有直接用汉语讲授汉文典籍的。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割、饮食，仍隶集贤院。”^⑥

①见《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三，《选举略四》，万有文库本，商务，第一册，第4118页。

②见《二十五史》《新元史》，开明书店版，第6610页。

③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一册，第122页。

④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七册，第202页。

⑤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七册，第2028页。

⑥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二册，第296—297页。

《元史·选举志·学校》：“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常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①

这种设在京城大都的最高学府，用汉语讲授，究正音训。由此可见，“中原之音”在大都是有相当大的势力的。它的应用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涉及到了各种交际场合。琐非复初为《中原音韵》写的序也说：

以余观京师之目，闻雅乐之耳，而公议曰：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

总而言之，“中原之音”是当时的共同语音，通行于当时的中原广大地区，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周德清认为只有这种共同语音、才能作为戏曲语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编制了曲韵韵谱，反过来，用这个韵谱又大力推广了这种共同语音。在那个时候，能有这样正确的语言规范的观点和实践，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周德清在汉语语音史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这部著作也就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份宝贵遗产。

^① 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七册，第2029页。

七 中原音韵同音字表

目 录

东钟	(77)
江阳	(82)
支思	(88)
齐微	(92)
鱼模	(103)
皆来	(113)
真文	(120)
寒山	(126)
桓欢	(130)
先天	(132)
萧豪	(136)
歌戈	(147)
家麻	(153)
车遮	(161)
庚青	(166)
尤侯	(172)
侵寻	(178)
监咸	(181)
廉纤	(185)

韻 聲 調	東 鍾	
	uŋ	
	平 聲 陰	
p	崩 𪔐 ¹	
p'	烹	
m		
f	風 楓 豐 封 葑 峯 鋒 丰 蜂	
v		
t	東 冬	
t'	通 通	
n		
l		
ts	宗 稷 駿	
ts'	匆 葱 聰 聰 肉 羹	
s	鬆 慇	
tʃ	鍾 鐘 中 忠 衷 終	
tʃ'	冲 充 衝 春 忡 搗 腫 種 种	
ʃ		
ʒ		
k	工 功 攻 公 公 弓 躬 恭 宮 龔 供 肱 觥	
k'	空 控	
ŋ		
x	烘 叻 龔 龔 龔	
○	翁 翁 癰 癰 ^併 壘 泓	

- 1 《切韻》庚耕清青登(舉平以賤上去)韻的一二等唇音字和喉牙音合口字、三四等喉牙音合口字,《中原音韻》有的歸入東鍾,有的歸入庚青,又有“崩烹烹”等29字在兩韻重出。這是周氏從歸納曲韻中得出的結果。歸入東鍾的字,周氏稱做“外來”字。參前。

韻 聲 調	東 鍾
	uŋ 平 聲 陽
p	
p'	蓬蓬芄擊彭棚鵬
m	蒙濛朦矇蒙盲瞢萌
f	馮逢縫
v	
t	
t'	同筒銅桐峒童僮腫腫腫潼葵
n	膿農儂
l	籠隴朧攏瓏瓏藎藎瓏
ts	
ts'	叢叢琮
s	
tʃ	
tʃ'	重蟲慵鯨崇 ¹
ʃ	
ʒ	
k	
k'	
ŋ	
x	紅洪虹洪鴻宏纒橫嶸弘
○	

- 1 “重”小韻的字，《韻會》和《蒙古字韻》分為二類，“崇”字歸公 / uŋ 類，“重蟲慵鯨”等字歸弓 / iuŋ 類。

韻 聲	東鍾	
	uŋ	
	上 聲	去 聲
p	欸	迸
p'		
m	蒙 懵 猛 魴 猛	夢 孟
f	捧	鳳 奉 諷 縫
v		
t	董 懂	洞 動 棟 凍 凍
t'	桶 統	痛 慟
n	叢	
l	簞 攏	弄 哢 聾
ts	總	綜
ts'		
s		宋 送
tʃ	腫 踵 種 冢	衆 中 仲 重 種 ¹
tʃ'	寵	銃
ʃ		
ʒ		
k	拱 翬 珙	貢 共 供
k'	孔 恐	控 空 鞞
ŋ		
x	汞 噴	哄 閤 橫
○		甕 龔 鞞

- 1 “衆”小韻的字，《韻會》和《蒙古字韻》分爲二類，“衆中種”歸貢 / uŋ 類，“重仲”歸供 / iuŋ 類（但入呂巴字解文作 uŋ）。可能當時這類字的韻介音 i 已經聽不很清楚了。表上 tʃ, tʃ' 二行的字的地位，也許有問題。

韻 調 聲	東 鍾	
	iun	
	平聲陰	平 聲 陽
p		㊟
p'		
m		
f		
v		
t		
t'		
n		濃稔醲
l		龍隆癰窿
ts	蹤縱悤	
ts'		從
s	松嵩	
tʃ		
tʃ'		
ʃ		
ʒ		戎戎駢絨靴茸
k		
k'	穹穹頃	窮窮蛭叩筇
ŋ		
x	凶兇冢洵兄	熊雄
○	翁邕雍	容溶蓉鍔瑤腐儻廊鏞壙融榮

韻 聲調	東鍾	
	iun	
	上聲	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隴壠	
ts		縱從棕
ts'		
s	聳竦	訟誦頌
tʃ		
tʃ'		
ʃ		
ʒ	冗	
k		
k'		
ŋ		
x	洵詢	
○	勇擁涌踊俑永俑	用詠瑩

韻 聲 調	江 陽	
	aŋ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邦 擲 幫	
p'	鏘 滂 霧	傍 旁 房 龐 逢
m		忙 茫 邙 芒 鎗 虻 魍 魍
f	方 芳 枋 妨 坊 肪	房 防
v		忘 亡
t	當 璫 簫 嚮 牆	
t'	湯 鎗	唐 塘 塘 糖 堂 棠
n		囊
l		郎 榔 廊 螂 琅 琅 琅
ts	賊 減	
ts'	倉 蒼	藏
s	桑 喪	
tʃ	章 漳 漳 漳 彰 彰 張	
tʃ'	昌 唱 唱 昌 昌	長 莠 腸 場 常 裳 嘗 償
ʃ	商 傷 瘍 觴 湯 洪	
ʒ		穰 穰 穰 穰
k	岡 剛 鋼 綱 缸 扛 扛 亢	
k'	康 糠	
ŋ		昂 印'
x		杭 行 頑 航
○		

- 1 《切韻》“疑”母字，在《中原音韻》裏，大多數已跟“影云以”母字混併，“影云以”的發音是零聲母，說明當時這些字的ŋ聲母已經失去。但有些“疑”母字還能獨立成小韻，甚至跟“影云以”的小韻對立。“疑”母字獨立成小韻的，如跟“影云以”相對立，可以肯定保存ŋ，不對立的，從《韻會》、《蒙古字韻》訂音。

韻 聲 調	江 陽	
	an	
	上 聲	去 聲
p	榜 狎	謗 傍 蚌 棒
p'		胖
m	蟒 莽 莽	
f	舫 倣 放 訪 昉	放 訪
v	困 網 輞	望 忘 妄
t	黨 讜	蕩 宕 礪 當 檔
t'	倘 帑	盪 湯
n		
l	朗	浪 閭
ts	釐	葬 藏 蕙
ts'		
s	頽 礫 噪	喪
tʃ	掌 長	帳 賬 漲 丈 仗 杖 障 瘡 瘡
tʃ'	敞 氅 杲	唱 倡 暢 漲 望
ʃ	賞 晌	上 尚 餉
ʒ	壤 穰	讓 懷 讓
k		鋼
k'		炕 亢 抗
ŋ		
x	沆 瀼	行
○		盎

韻 聲調	江 陽	
	ian	
	平聲陰	平聲陽
p		
p'		
m		
f		
v		
t		
t'		
n		娘
l		粮良凉綜棘梁量
ts	漿薑將	
ts'	搶鎗踴	牆檣牆戕
s	湘廂相箱襄釀	詳祥翔
tʃ		
tʃ'		
ʃ		
ʒ		
k	姜江扛缸薑疆韁殭僵	
k'	腔腔蟻巷	強
ŋ		
x	香鄉	降
○	蒼央殃殃決	陽揚楊陽易颺羊祥洋洋

韻 聲調	江 陽	
	ian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釀
l	兩廬	亮諒量輛輜
ts	蔣獎漿	匠將醬
ts'	搶	戇 ²
s	想鯊	象像相
tʃ		
tʃ'		
ʃ		
ʒ		
k	講港鋁	絳降涇虹絳強
k'	強	
ŋ	仰 ¹	仰 ³
x	響響享響忼	巷向項
○	養痒鞅	養養場養樣快缺漾恙

1 “仰”與“養”對立，《韻會》“仰”歸“疑”母，《蒙古字韻》對音ŋ。

2 “戇”，《玉篇》：“古文創字”。《中原音韻》這小韻只此一字，與“創”小韻對立，姑從俗語音。

3 “仰”與“養”對立，《韻會》“仰”歸“疑”母，《蒙古字韻》對音ŋ。

4 “養”小韻頭一字“養”，王仁壁作“養”，注云：“水溢蕩貌”，可從。

韻 聲 調	江 陽	
	ua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莊粧裝椿	
tʃ'	牕瘡	床幢撞味
ʃ	雙艘霜孀鵠驕	
ʒ		
k	光脫	
k'	匡筐眶	狂
ŋ		
x	荒穰育	黃潢簧鯉埋皇篁凰惶鯨遑隄
○	汪廷	王 ○

韻 聲 調	江 陽	
	uan	
	上 聲	去 聲
p ㄆ		ㄨㄢˋ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狀壯撞
tʃ'		創勑 / 愴 ¹
ʃ	與渙	
ʒ		
k	廣	誑
k'		曠擴擴
ŋ		
x	謊恍	晃幌 / 況況 ²
○	枉往	旺王

- 1 “創”、“愴”兩小韻重出。《韻會》、《蒙古字韻》及《韻學集成》所傳《中原雅音》皆作同音。卓從之“愴”歸“唱”小韻，或係方主作開口。今從《韻會》、《蒙古字韻》將兩小韻合併。
- 2 “晃”、“況”兩小韻連出。《韻學集成》“晃”下注：“《中原雅音》音恍，又收去聲音況。”《中原音韻》兩小韻連出，可能中間缺一字（衍一○），今將兩小韻合併。

韻 聲 調	支 思		
	平 聲 陰		
p			
p'			
m			
f			
v			
t			
t'			
n			
l			
ts	髭 資 滋 茲 攷 滋 資 咨 淄 諾 姿 耜		
ts'	雌		
s	斯 嘶 嘶 嘶 簪 思 司 私 絲 思 恩		
tʃ	支 枝 肢 危 氏 扼 稽 之 芝 脂 胝		
tʃ'	眇 眩 差		
ʃ	施 詩 師 獅 獅 尸 屍 鴉 著		
ʒ			
k			
k'			
ŋ			
x			
○			

韻 聲 調	支 思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慈驚磁茲咨茨疵址訖	
s	詞祠辭辭	
tʃ		
tʃ'		
ʃ	時埶鱗匙	
ʒ	兒而洏	
k		
k'		
ŋ		
x		
○		

韻 聲	支 思	
	i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子紫姊梓	
ts'	此玼眦泚	
s	死	塞音
tʃ	紙砥底旨指止止芷趾祉祉址徵咫	
tʃ'	齒	
ʃ	史駛使弛豕矢始屎齒	滋瑟音
ʒ	爾爾耳餌珥駢	
k		
k'		
ŋ		
x		
○		

聲 韻 調	支 思
	i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字漬滓自恣黜齒
ts'	次刺刺
s	似兕賜姒已祀祀嗣飼筭耜溪俟寺食思四肆泗駟
tʃ	志至誌
tʃ'	翅／廁 ¹
ʃ	是氏市柿侍士仕使示謚蔣恃事施嗜致試弑筴視噬
ʒ	二貳餌
k	
k'	
ŋ	
x	
○	

- 1 “翅”、“廁”兩小韻連出。“翅”，《韻會》歸審母，《蒙古字韻》對音ʃ，但《中原音韻》這地位已有“是”。現代北方話區域內“翅”與“廁”同音的常見。《中原音韻》兩小韻連出，或中間衍一○。

聲 韻	韻
	齊 微
	i
	平 聲 陰
p	篋 篋
p'	訕 批 訕
m	
f	非 扉 菲 霏 駢 腓 菲 妃 飛 ¹
v	
t	低 堤 砥 砥 氏 抵
t'	梯
n	
l	
ts	蒼 蒼 擠 擠
ts'	妻 淒 妻 棲 棲
s	西 犀 嘶
tʃ	知 蚩
tʃ'	咎 癡 都 蚩 螭 鴟 緇
ʃ	
ʒ	
k	機 幾 磯 璣 譏 肌 飢 筭 暮 箕 基 雞 稽 饋 姬 奇 羈 羈
k'	溪 欺 欺
ŋ	
x	希 稀 穢 義 曦 犧 醯 喜 嘻 僖 熙
○	衣 依 伊 醫 醫 荷 潛 噫

- 1 齊微韻“非肥微尾吹未”等唇音小韻歸 i 類，不歸 ei 類，均據《韻會》和《蒙古字韻》。

韻 聲 調	齊 微	
	平 聲 陽	
p		
p'	脾疲比毗羆	
m	迷彌彌	
f	肥肥	
v	微薇維惟	
t		
t'	啼蹄提題醍梯梯	
n	泥尼齏	
l	黎黎犁梨藜璫離璃籬醅羅窩鸛騾麗狸蚶蟹鬚瀉	
ts		
ts'	齊齏	
s		
tʃ		
tʃ'	池馳遲墀麓持	
ʃ		
ʒ		
k		
k'	奇騎琦碕其期旗旂綦祈祁其畿祗蓄瞿芪岐麒琪斬	
ŋ		
x	奚兮畦携蹊	
○	移孺兒鯢寃倪覩輓姨夷瘕疑疑醫沂宜儀鷄彝貽	

怡怡飴圮頤遺地

韻 聲 調	齊 微	
	入聲作平聲陽	去聲作平聲陽
p	逼 ¹	鼻
p'		
m		
f		
v		
t	荻狄敵迭笛翟	
t'		
n		
l		
ts	疾嫉菁集寂	
ts'		
s	夕習席襲	
tʃ	直值姪擲秩	
tʃ'		
ʃ	實十什石射食蝕拾	
ʒ		
k	及極	
k'		
ŋ		
x		
○		

¹ “逼”小韻有“逼勅”二字，當據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蒲餘譜》本作“逼○勅”，為兩小韻。

韻 聲 調	齊 微
	上 聲
p	妣比乚
p'	
m	米弭昧
f	
v	尾賸
t	底邸詆祗砥
t'	體
n	你旣禰
l	禮醴里裏理鯉裡李蠡履
ts	濟擠
ts'	
s	洗璽糸徙屣
tʃ	
tʃ'	耻侈
ʃ	
ʒ	
k	蟻幾己几麋紀
k'	起啓啓縈綺杞豈
ŋ	
x	喜嬉
○	迤倚／倚椅綺宸儀蟻矣已以改顛擬艤 ¹

- 1 “迤”、“倚”兩小韻重出。兩小韻所收的字，《蒙古字韻》都是同音，卓從之不收“迤”小韻，今將兩小韻合併。

韻 聲 調	齊 微	
	i	
	入 聲 作 上 聲	
p	必畢蹕筆碧辟壁甃	
p'	匹闢僻劈	
m		
f		
v		
t	的勒嫡滴	
t'	滌剔踢	
n		
l		
ts	唧績稷績跡脊鯽	
ts'	七戚漆刺	
s	昔惜息錫漸	
tʃ	質隻炙織騰汁只	
tʃ'	尺赤喫勑叱黠	
ʃ	失室識適拭軾飾釋濕奭	
ʒ		
k	吉擊激誣棘戟急汲給	
k'	乞泣訖	
ŋ		
x	吸隙翕檄現	
○	一 ¹	

- 1 “一”小韻只此一字，在韻末，卓從之不收。《中原音韻》凡“影”母入聲字，除這韻的“一”及魚模韻的“屋沃”二字外，都歸在“入聲作去聲”。這韻“入聲作去聲”的“逸”小韻也收了“一”字。

韻 聲 調	齊 微
	去 聲
p	開蔽界筭斃嬖庇比秘陞賁
p'	
m	誕余
f	吠沸費肺廢芾
v	未味
t	帝諦締弟涕第涕地迤蒂棣
t'	替荊涕嚏
n	帶膩泥
l	利荊荊例例吠戾沴離隸厲礪厲泣荔晉劓黥
ts	霽濟祭際劑
ts'	砌妻
s	細埒
tʃ	製制置滯雉推致薨治智幟熾質
tʃ'	
ʃ	世勢逝誓
ʒ	
k	計記寄繫繼妓技技髻偈忌季緹時既驥冀薊歟
k'	氣器棄憩契
ŋ	
x	戲系係
○	異裔義議誼毅藝易翳瘞勸柅曳賢詣鐙刈又意劓鉗

韻 聲 調	齊 微
	i 入聲作去聲
p	
p'	
m	寘寘
f	
v	
t	
t'	
n	匡
l	立粒笠曆歷櫪瀝癘廐瞞力栗
ts	
ts'	
s	
tʃ	
tʃ'	
ʃ	
ʒ	日入
k	劇 ¹
k'	
ŋ	
x	
○	逸易場譯驛益溢鎰鷁液腋掖疫役一儉洸送乙邑憶揖射翊翼

- 1 “劇”字，按《中原音韻》的系統，應該歸在“入聲作平聲陽”，音同“及”。這裏的“劇”，或係錯字。

韻 聲 調	齊 微		
	ei ¹		
	入聲作平聲陽	入聲作上聲	入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德得	
t'			
n			
l			勒肋
ts	賊		
ts'			
s			
tʃ			
tʃ'			
ʃ			
ʒ			
k			
k'			
ŋ			
x	効	黑	
○			

- 1 這一韻類的五個小韻，都不能歸入本韻的第一類（i 類），因位置上有矛盾。顯然也不能歸入下一類（uei 類），因開合關係。這些字《蒙古字韻》歸在“佳”部，而自成一類，《韻會》同。“佳”部相當於《中原音韻》的皆來韻，而不是齊微韻。從後起的北方話韻書看來，《中原音韻》這五個屬於齊微韻的小韻，最宜乎擬成 ei，下一類當是這 ei 的合口。

韻 聲 調	齊 微	
	uei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杯悲卑碑陂	
P'	醅披邳丕胚胚	裴陪培皮
m		梅莓枚媒煤眉媚媚縹縹縹縹
f		
v		
t	堆陂	
t'		頽醜
n		
l		雷雷累累羸
ts		
ts'	崔催衰槩	摧
s	雖萎綏睢尿	隋隨
tʃ	追雛維	
tʃ'	吹炊推	鎚垂陲
ʃ		誰
ʒ		粹
k	歸圭邨龜閨規	
k'	魁盔虧窺瑰奎	葵馱變達
ŋ		
x	灰揮暉輝鞞麾徽倏	回徊廻
○	威隈隈煨	圍圍韋悽達鬼魏危桅為

韻 聲 調	齊 微		
	uei		
	入聲作平聲陽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p		彼鄙	筆北 ¹
p'		痞否語圮枇	
m		免美	
f			
v			
t			
t'		腿	
n		餽	
l		壘磊偶蕾	
ts		簪	
ts'			
s		髓	
tʃ		捶筆	
tʃ'			
ʃ		水	
ʒ		蕊	
k		鬼簾癸軌詭畧冗	國
k'			
ŋ			
x	惑	悔賄毀卉譏燬蝕	
○		委猥隗隗筆偉	

1 入聲“筆”小韻字，據《韻會》、《蒙古字韻》歸入合口類。

韻 聲 調	齊 微	
	uei	
	去 聲	入聲作去聲
p	背貝狽焙倍婢備避輩被弊幣臂髮被被	
p'	配佩珮響霏沛悻諄	
m	妹昧媚魅袂瑁寐	墨密 ¹
f		
v		
t	對隊碓兌	
t'	退蜨	
n	內	
l	淚累醅攄類類誅來碓	
ts	罪醉最	
ts'	翠脆頓倅萃悴淬悴	
s	歲碎粹崇邃綏穗燄隊遂葦	
tʃ	隊贅綴絀對	
tʃ'	吹喙	
ʃ	睡稅說瑞	
ʒ	蚰芮銳焯	
k	貴櫃餽愧悻桂檜膾鱠跪猶繪	
k'	簣簣揆	
ŋ		
x	會晦誨諱惠蕙蕙潰闥	
○	胃媚謂謂駟尉慰緯穢衛魏畏饒位飲	

1 入聲“墨”小韻字，據《韻會》、《蒙古字韻》歸入合口類。

韻 聲 調	魚 模
	u 平 聲 陰
p	逋 鋪 瞞
p'	
m	
f	膚 夫 鈇 珞 跌 敷 馱 孚 鄺 萼 枹 桴 鄒
v	
t	都
t'	
n	
l	
ts	租
ts'	粗 鋤
s	蘇 酥 蘇 甦
tʃ	
tʃ'	初
ʃ	梳 蔬 疏 疎
ʒ	
k	孤 姑 辜 鴿 沽 姑 菰 觚
k'	枯 割
ŋ	
x	呼
○	鳴 汗 烏

	魚 模	
	u	
	平 聲 陽	入 聲 作 平 聲 陽
p		僕 ²
p'	蒲腠圃揄	
m	模謨摸謀 ¹	
f	扶夫蚨符芙鳧浮	復佛伏鵬祓服
v	無蕪巫誣	
t		獨讀牘漬擯毒突燾
t'	徒圖莧屠荼途瘡駮塗	
n	奴拏努孺	
l	盧蘆顱鱸轆軀樞瀘鱸爐	
ts		族簇
ts'	殂徂	
s		
tʃ		
tʃ'	雛鋤	
ʃ		
ʒ		
k		
k'		
ŋ		
x	胡糊湖醐瑚鵠壺孤孤乎	鵠鵠斛斛
○	吾語語蜈瑗吳梧娛臚	

- 唇音字“謀母浮否雷戊”等，《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云：“如尤模韻浮字否字阜字等類，亦如軒字收入各韻平上去字下，以別本聲外來。”《韻會》、《蒙古字韻》這類字都歸在“尤”部，但自成一類。車從之歸在魚模韻，注云“收”。大概這類字的音變同魚模韻了。因來源於尤，便，所以稱做“外來”。
- 原作僕誤，據錦琴銅劍樓藏本及車從之改。

韻 聲 調	魚 模	
	u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p	補浦圃鵠	卜不
p'	普溥譜	暴撲
m	母某牡姥畝	
f	甫斧撫黼脯府俯腑父否	復福幅蝠腹覆拂
v	武舞鵠侮撫	
t	覩堵賭	督篤
t'	土吐	禿
n	努努	
l	魯櫓廬鹵瀉	
ts	祖組	卒
ts'		簇
s		歎縮謖速
tʃ	阻組	
tʃ'	礎礎礎	觸束 ¹
ʃ	穀所	
ʒ		
k	古畧詁沽拈蠱估監鼓瞽股毀賈	谷穀穀骨
k'	苦	哭窟酷
ŋ		
x	虎滸	笏忽
○	五恆午忤忤塢鄔	屋沃兀 ²

- 1 入聲作上聲“觸”、“出”兩小韻重出，《韻會》、《蒙古字韻》皆作同音。《韻學集成》“觸”下注：“《中原雅音》音楚。”“出”下注：“《中原雅音》音忤”，王又瑩增注《中原雅音》“觸”下注：“叶楚”，“出”下注：“叶忤”。今姑從《中原雅音》及王又瑩將兩小韻分屬^{2u}u、iu兩韻類。
- 2 這小韻有“屋沃兀”三字。凡古影母入聲字，《中原雅音》除此韻“屋沃”二字及齊微韻“一”字外，一概歸在“入聲作去聲”。“兀”本

韻 聲 調	魚 模
	u
	去 聲
p	布佈佈部簿嘯捕步
p'	鋪
m	暮慕慕募
f	赴父釜輔付賦傅富仆鮪賄訃拊婦附阜負
v	務霧鶯戍
t	杜妬肚渡鍍數度蠹
t'	兔吐
n	怒
l	路潞鶻輅露賂
ts	做祚詐詛
ts'	醋措錯
s	素訴塑溯汭唆
tʃ	助
tʃ'	
ʃ	黻䟽
ʒ	
k	故錮固顧雇
k'	
ŋ	
x	戶扈護龠互厚護岵怙
○	誤誤悟寤惡汚

“疑”母字，更應該歸在“入聲作去聲”。這裏歸在“入聲作上聲”，而“入聲作去聲”反而沒有相應的小韻。早從之“入聲作上聲”無此小韻，而“入聲作去聲”收“屋”字。疑《中原音韻》此處歸類有誤。

韻 聲 調	魚 模
	u
	入聲作去聲
p	
p'	
m	木 沐 穆 睦 沒 牧 目 瞞
f	
v	物 勿
t	
t'	
n	訥
l	祿 鹿 濂 麓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k'	
ŋ	
x	
○	

韻 聲 調	魚 模	
	iu	
	平 聲 陰	
p		
p'		
m		
f		
v		
t		
t'		
n		
l		
ts	疽沮趙苴狙賂	
ts'	蛆趨	
s	須鬚鬚胥醑需縑	
tʃ	諸猪豬朱株株蛛誅珠邪侏	
tʃ'	樞樗攄	
ʃ	書舒輸紆	
ʒ		
k	居裾踞鷓車駒拘俱	
k'	區軀驅嶇區	
ŋ		
x	虛墟噓嶕歔吁	
○	迂紆於	

韻 聲 調	魚 模
	iu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廬間驢臚葦
ts	
ts'	
s	徐
tʃ	
tʃ'	除絀滁蔭厨惆踟儲
ʃ	殊策銖洙
ʒ	如茹駕儒蓄襦濡
k	
k'	渠渠磬遽幼瞿衢臚
ŋ	
x	
○	魚漁虞余餘芋于禽零與與璣璣昇姪歟譽愚孟隅 曷史愉愉俞覩能瑜蔚逾渝閭腴故莫

韻 聲 調	魚 模	
	iu	
	入聲作平聲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俗續	
tʃ	逐軸	
tʃ'		
ʃ	贖屬述秫術 / 淑蜀孰熟塾 ¹	
ʒ		
k	局	
k'		
ŋ		
x		
○		

- 1 “贖”、“淑”兩小韻重出，卓從之同，兩小韻前者來自船、常母，後者來自常母，為什麼分為兩小韻，不知所以然。今姑且把它們合併。

韻 聲 調	魚 模	
	iu	
	上	入聲作上聲
p		
p'		
m		
f		
v		
t		
t'		
n	女	
l	呂侶旅脅縷儻	
ts	咀	足 ¹ / 蹙 ²
ts'	取	促
s	嶼	粟宿
tʃ	主菱柱渚麇墅翥	築燭粥竹
tʃ'	梓楮褚處杼	出黜畜
ʃ	鼠黍暑	叔菽
ʒ	汝乳	
k	舉莒矩櫛	菊踰局筮
k'	偈去	曲絀屈伸
ŋ		
x	許翺	
○	語兩與囿圍語敵禦愈羽宇禹庾	

- 1 “足”與“促”不當同在一小韻。當從瞿本、《韻餘譜》本、卓從之分為兩小韻，中間補○。
- 2 “足”、“蹙”兩小韻重出，各止一字。《韻會》、《蒙古字韻》二字同音，卓從之不收“蹙”，今將兩小韻列於同位。

韻 聲 調	魚 模	
	iu	
	去 聲	入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慮 濾 屨	錄 錄 綠 酥 陸 戮 律
ts	聚	
ts'	覲 趣 娶	
s	絮 序 叙 緒	
tʃ	注 澍 住 著 柱 註 鑄 彘 炷 駐 紆 苧 貯 佇	
tʃ'	處	
ʃ	恕 庶 樹 戍 豎 晉 曙	
ʒ	孺 茹	辱 禡 入
k	鋸 懼 句 據 詎 巨 拒 矩 距 炬 苴 踞 鉤 具	
k'	去	
ŋ		
x		
○	御 馭 遇 姁 裕 諭 芋 譽 預 豫	玉 獄 欲 浴 郁 育 鴿

韻 聲 調	皆 來		
	ai		
	平聲陰	平 聲 陽	入聲作平聲陽
p			白帛舶
p'		排牌簿俳	
m		埋霾	
f			
v			
t			
t'	台胎駘咍郃	臺薹擗儻苔灸簍	
n		能	
l		來萊駭	
ts	哉裁災		
ts'	猜	才材財裁纔	
s	腮		
tʃ	齋		宅擇澤擇
tʃ'	釵差	柴柴豺儕	
ʃ	篩		
ʒ			
k	該垓蒺陟¹		
k'	開		
ŋ			
x		孩頰	
○	哀埃唉	駭暄	

1 原書此字殘，據瞿本、《補餘譜》本及王文璧補。

韻 聲 調	皆 來	
	ai	
	上 聲	入 聲 作 上 聲
p	擺	伯百栢迫譬磬
p'		拍珀魄
m	買	
f		
v		
t	鍵詒給	
t'		
n	奶乃	
l		
ts	宰載	則
ts'	采彩採采綵	
s		
tʃ		責憤摘謫側窄仄旻簪迄
tʃ'		策冊柵測蹶
ʃ		色檣索
ʒ		
k	改	
k'	凱鎧塏	
ŋ		
x	海醢	
○	霽鵠乃每	

韻 聲 調	皆 來	
	ai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拜 湃 敗 憊 裨	
p'	派	
m	賣 邁	麥 陌 暮 脉
f		
v		
t	帶 戴 怠 迨 待 代 袋 大 黛 岱	
t'	態 泰 太 汰	
n	奈 耐 賴	擗
l	賴 賴 賴 賴 賴	
ts	在 再 載	
ts'	菜 蔡	
s	賽 塞	
tʃ	累 夥 療 債 臺 眈	
tʃ'		
ʃ	曬 灑 煞 鍛	
ʒ		
k	蓋 丐	
k'	慨	
ŋ		
x	害 亥 姪	
○	艾 愛 噫 謁	

韻 聲 調	皆 來			
	iai			
	平聲陰	平聲陽	上聲	入聲作上聲
p				
p'	皆			噍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皆階階皆街偕楷楷		解	駱車隔格
k'	揩		楷	客刻
ŋ				
x		鞋諧骸	駭蟹	嚇
○	挨	崖崖捩	矮	

韻 聲 調	皆 來	
	iai	
	去 聲	入 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戒誠解解界介芥疥届玠戕愬	
k'		
ŋ		
x	懈械薤解懈 / 澹 ¹	
○	捩隘阨隘	額厄答轄

- 1 去聲“懈”、“澹”兩小韻重出。卓從之不收“澹”，王文璧把“澹”併入“懈”小韻為新增字。《中原音韻》“澹”在韻末，或後加。

韻 聲 調	皆 來		
	uai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入 聲 作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揣		
ʃ	衰		
ʒ			
k	乖		
k'			
ŋ			
x		懷淮槐懷滾	畫劃
○	歪		

韻 聲 調	皆 來		
	uai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揣		
ʃ		摔	帥率
ʒ			
k	拐央	摑	恠
k'	蒯'		快噲塊
ŋ			
x			壞
○			外蹟

- 1 “蒯”小韻有“蒯拐央”三字，卓從之分為“蒯”、“拐（音同拐）”兩小韻，從“蒯”字今讀看，卓書為是。今將“蒯”、“拐央”分立。但三字為什麼全作上聲，不知其所以然。

韻 聲	真 文			
	an			
	平聲陰	平聲陽	上聲	去聲
p				ㄅ
p'				
m				
f				
v				
t				
t'	吞			
n				
l				嫩
ts				
ts'				
s				
tʃ	榛臻			
tʃ'				靦黷
ʃ	莘詵			
ʒ				
k	根跟			
k'			肯懇懇艱	
ŋ				
x	根	痕	狠	恨
○	恩			

韻 聲 調	真 文	
	io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賓賓鑽彬	
p'		貧頻頻頻頻頻
m		氏珉緝曼
f		
v		
t		
t'		
ri		綢
l		隣燐鱗磷隣鄰鄰鄰
ts	津	
ts'	親	秦綦
s	新薪辛	
tʃ	真珎振甄	
tʃ'	嗔瞋	陳臣塵娠長晨宸
ʃ	申紳伸身	神
ʒ		人仁
k	巾斤筋	
k'		勤勣芹
ŋ		
x	欣忻昕	
○	因姻茵湮殷闐	銀閏鰓垠寅寅器鄣

韻 聲調	真 文	
	ien	
	上 聲	去 聲
p		髻殯殯
p'	乳品	
m	悶憫泯愍敏	
f		
v		
t		
t'		
n		
l		各恪藺磷
ts	儘	盡晉進璉
ts'		
s		信訊迅賸燼
tʃ	軫疹診楨	震陣振賬鎮
tʃ'		趁疚
ʃ	晒蚤	腎慎
ʒ	忍	刃訖仞認
k	緊謹謹吞瑾	近覲
k'		
ŋ		
x		釁
○	隱引蚓尹	印孕

韻 聲 調	真 文			
	ue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上 聲	去 聲
p	奔賁奔		本畚	浚奔
p'	噴	盆湓		噴
m		門捫		悶慇
f	分紛芬氛汾	墳焚焚	粉	忿分糞奮
v		文紋聞蚊	勿吻	問紊
t	敦墩墩		不 ¹	頓囤鈍遁盾沌
t'	墩	豚屯鈍臀		褪
n				
l		論嶮		論
ts	尊樽		遵	
ts'	村	存蹲	忖	寸
s	孫殯蓀蓀		損	遜巽
tʃ				
tʃ'				
ʃ				
ʒ				
k	鯤鵬覩昆		窰	
k'	坤髡		閹壺咽悃	困
ŋ				
x	昏昏婚葷閨	魂渾		混
○	溫瘟		穩	揜譚

- 1 “不”小韻，只此一字。瞿本同。《嘯餘譜》本作“不”，誤。此字從來多誤解。趙蔭棠以為即“𣎵”字，當併入“牝品”小韻（參看《中原音韻研究》第207頁）。但“𣎵”字讀去聲，只有張參《五經文字》偶作上聲讀。並且案《中原音韻》的小韻順序看，也不容許把“不”併入“牝”。早從之“不”上有“𣎵”字。《韻學集成》云：“《中原雅音》都哀切。”丁聲樹同志指出，“不”音同“𣎵”。朱琰《陶說·陶冶圖說》：“石產

聲調	真 文			
	iuo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倫綸掄輪淪
ts	遵			
ts'	逡鍤			
s	詢筍			巡旬馴循
tʃ	諄迤			
tʃ'	春椿			唇純蓐淳醇錚鵲
ʃ				
ʒ				
k	君簪單鞞均鈞			
k'				裙羣
ŋ				
x	薰醺勳曛燠			
○	氤燠			雲芸云紘耘勻員員暑筠

江南徽州祁門縣坪里、谷口二山，……土人藉溪流設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土磚，名曰白不。’下注云：‘敦上聲，凡造瓷泥土皆從此名，蓋景德土音也。’（《單琅玕館叢書》本，卷六十五）又經考《觚賸》云：‘粵人以截土作墊為不。’（《筆記小說大觀》）現代客家方言裏仍有‘不’字，讀上聲（見《客話七言韻字》）。”

韻 聲 調	真 文	
	iuən	
	上 聲	去 聲
p		𩇛
p'		
m		
f		
v		
t		
t'		
n		
l		
ts		俊駿
ts'		
s	筍隼	峻浚殉隼
tʃ	准準	
tʃ'	蠢	
ʃ	盾 / 瞬 ¹	舜順
ʒ		閏潤
k		郡
k'	窘困	
ŋ		
x		訓
○	允殞隕狃	溫溫運蘊憚暈韻

- 1 “盾”、“瞬”兩小韻重出。案“瞬”，《廣韻》去聲，《韻會》、《蒙古字韻》及《韻學集成》所傳《中原雅音》並同。單從之不收。《中原音韻》“瞬”在上聲，不知所以然。今姑將兩小韻列於同位。

韻 聲 調	寒 山	
	a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斑班般扳頒	
p'	攀	
m		蠻
f	蕃蕃翻幡藩藩反	煩繁膳磬攀帆樊凡
v		
t	丹單殫鄧簞	
t'	灘攤	壇檀彈
n		難
l		蘭蘭欄欄欄欄
ts		
ts'	餐	殘殘
s	珊跚	
tʃ	趲 ¹	
tʃ'		潺
ʃ	山刪潛	
ʒ		
k	干竿肝玕乾	
k'	刊看	
ŋ		
x		寒邯韓汗翰
○	安鞍	

- 1 “趲”，元曲中習見口語字，諸韻不載。王文璧注：“之山切，跳躍也。”

韻 聲 調	寒 山	
	an	
	上 聲	去 聲
p	板飯	辦辦扮絆
p'		盼攀
m		慢嫚謾
f	反返坂	飯販販範泛范犯
v	晚挽	萬蔓曼
t	彈潭	旦誕彈彈憚但
t'	坦袒	嘆炭
n	報	難
l	懶	爛
ts	趲	贊讚潑瓚鄧
ts'		繫潔潔
s	散傘繖	散
tʃ	蓋琰	棧綻組
tʃ'	產鏟剗	
ʃ		訕
ʒ		
k	趕稭筭	幹榦
k'	侃	看
ŋ		
x	罕	旱悍錦漢翰瀚汗軒軒
○		案按岸犴肝閑嘮

韻 聲 調	寒 山			
	ia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姦奸間艱管		簡揀	間澗諫覲
k'	慳			
ŋ				
x		閑閑癡		限閑覓
○	殷	顏	眼	鴈聾晏鷄

韻 聲 調	寒 山			
	ua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詮			誤饌
tʃ'				纂
ʃ	擾拴			渲瀟 ¹
ʒ				
k	關綸鰓揀			慣州攢
k'				
ŋ				
x		還環鬟寰關圓鰓		患幻宦媛泰
○	響灣	頑	綰	腕

- 1 “渲”小韻“渲”，字書不傳這音。下有“瀟”字，《玉篇》：“所惠切，洗馬。”“渲”當是“瀟”的異體。

韻 聲 調	桓 歡	
	o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搬般	
p'	潘拚	盤槃癡髻般聾嬰砮塔胖弁髻
m		瞞謾縵漫鞣餒瘼鏤
f		
v		
t	端端	
t'	湍	團搏溲博
n		
l		鸞鑾密藥灤圖
ts	鑽	
ts'	攢	攢攢
s	酸酸	
tʃ		
tʃ'		
ʃ		
ʒ		
k	官冠招觀	
k'	寬	
ŋ		
x	歡謹驢獮獮	桓統
○	剏碗碗	丸剏碗統紂完璫岼

韻 聲 調	桓 歡	
	●n	
	上 聲	去 聲
p		半伴泮泮畔絆
p'		判拚
m	滿懣	鏹慢漫幔
f		
v		
t	短	斷鍛段
t'	幢	晷
n	暖餛	悞
l	卵	亂
ts	纂纘攢鄼	鑽
ts'		竄纘攢蹶
s		筭蒜
tʃ		
tʃ'		
ʃ		
ʒ		
k	館管瘡琯琬	貫冠觀灌棵罐鶴
k'	款	
ŋ		
x	盥潁 ¹	喚換煥渙緩遁奩
○	挽	翫玩腕惋

1 “盥”與“潁”同在一小韻，瞿本、《爾雅》本並同。案二字不同音。卓從之“潁”小韻無“盥”字，《瓊林雅韻》“盥”自成一小韻，下有“恨”。

韻 聲 調	先 天	
	ie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邊 邊 編 鞭 編	
p'	篇 扁 蹁 偏 翩	駢 駢 駢 便
m		眠 綿
f		
v		
t	顛 殫 顛	
t'	天	田 畋 闡 填 鈿
n		年
l		連 蓮 憐
ts	煎 前 箋 鞦 蹇 錢	
ts'	千 阡 芊 遷 韃	前 錢
s	先 仙 蹁 鮮	涎
tʃ	氈 鸛 鱸 饅 漣 旃 旃	
tʃ'		屨 蹉 纏 禪 蟬
ʃ	羶 扇 煽	
ʒ		然 燃
k	堅 肩 甄	
k'	牽 愆 褰 褰	乾 虔
ŋ		
x	軒 掀 掀	賢 絃 弦 絃 懸
○	煙 燕 咽 咽 媽	延 筵 鋌 挺 蜓 緣 妍 言 研 焉 訖

韻 聲 調	先 天	
	ien	
	上 聲	去 聲
p	敗扁匾編鯁	變便通偏辨卞汴弁
p'	騙	片騙
m	汚洵黽免冕勉僂眄	面麪
f		
v		
t	典	電殿甸佃佃填闡靛奠
t'	腴珍沴	
n	撚輓碾讞	
l	輦璉	練煉棟
ts	剪翦	箭薦煎賤澱錢踐牽
ts'	淺	
s	鮮跣洗銑筵筵獫狴	線羨霰
tʃ	展	戰顫纏
tʃ'	闡嚴	
ʃ		扇善煽繕禪繕擅單
ʒ		
k	驢麤藹覓覓覓	見建健絹件
k'	造	譴牽
ŋ		
x	顯	獻現憲縣
○	兗偃演堰衍颺	硯燕噯讌諺垣緣掾宴彦嬾

韻 聲調	先 天	
	juen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聯 擊
ts	鐫	
ts'	痊詮荃銓悛腩荃	全泉
s	宣揅瑣	旋還璇
tʃ	尊磚	
tʃ'	川穿	船傳掾
ʃ		
ʒ		
k	鵲涓娟蠲	
k'	圈	拳顴權掬
ŋ		
x	喧暄萱頃諠	玄
○	淵冤宛鵠鴛蜨	元龜圓員捐圓袁猿轅原源垣允瀕援

韻 聲 調	先 天	
	iuən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齋 變	慈
ts		
ts'	吮	
s	選	銑 選 旋 漩
tʃ	轉 轉	傳 轉 轉 篆
tʃ'	喘 舛	釧 穿 串
ʃ		
ʒ	軟	
k	卷 捲	眷 倦 圈 綫 絹 絹 冒
k'	犬	勸 券
ŋ		
x		韃 眩 絢
○	遠 阮 苑 晚	院 願 愿 怨 遠 援

韻 聲 調	蕭 豪	
	au	
	平	聲 陰
p	包胞苞	褒 ¹
p'	拋胞脬	
m		
f		
v		
t	刀叨叨	
t'	條掬饒叨滔韜滔	
n		
l		
ts	遭糟	
ts'	操	
s	騷搔艘臊縹騷	
tʃ	嘲抓啁	
tʃ'	抄譟	
ʃ	梢捎筲筲梢髻鞘颯	
ʒ		
k	高篙膏羔糕梔皋藁藁	
k'		
ŋ		
x	蒿薸	
○	麇鏹麇	

- 1 蕭豪韻“褒”、“包”，上聲“寶”、“飽”，“腦”、“撓”，去聲“抱”、“豹”等小韻重出。《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也列舉“包有褒”，“飽有寶”，“爆有抱”，（但不列“腦有撓”）這是中古音的一二等之分。但《韻會》、《蒙古字韻》皆合併，《韻會》並注明“包與褒同”等，《韻學集成》所傳《中原音韻》也同。可見當時的通語已經沒有這種區別了。周氏也不可能從韻脚中歸納出這種區分來。這裏的區分不可解，今姑且把各對小韻列於同此。

韻 聲 調	蕭 豪		
	au		
	平	聲	陽
p			入聲作平聲陽
p'	袍炮跑鞞咆咆		薄箔泊博
m	毛茅旄茅蜚貓髦		
f			縛
v			
t			鐸度蹻
t'	挑逃眺蕤陶萄綯陶淘濤		
n	獠獠繞叟收撓詭		
l	牢勞縲漚醪撈		
ts			鑿
ts'	曹漕槽嘈蟮		
s			
tʃ			濁濯獨擢
tʃ'	巢藻		
ʃ			
ʒ			
k			
k'			
ŋ	鼂聲嗽厥救璫瞽瞽瞽瞞瞞瞞 ¹		
x	豪毫踠濠皤		鶴涸 / 鑊 ²
○			

- 1 “鼂”小韻只有“疑”母字，而沒有“云、以”母字的小韻跟他對立，這張江陽韻的“昂”小韻是同樣的情形。今從《韻會》、《蒙古字韻》歸在“疑”母、ŋ行。
- 2 《蒙古字韻》“鑊”音 huau，也許是拘泥古合口作此音，口語未必然。今把“鑊”與“鶴”列於同位，表上不出現 uau 韻。入聲作上聲“郭廓”小韻的情形與此相同。

韻 聲 調	蕭 豪	
	au	
	上 聲	入 聲 作 上 聲
p	寶保堡襍葆 / 飽	剥駁
p'	剖	
m	卯昂	
f	缶	
v		
t	倒島搗禱	
t'	討	託拓橐魄餽析
n	腦惱惱惱 / 撓	
l	老佬獠潦撿櫟	
ts	早棗澡藻蚤瑪	柞作繫
ts'	草	錯道
s	掃嫂	縲索揀
tʃ	爪	捉卓琢
tʃ'	炒	戳糊
ʃ	稍	朔稍
ʒ		
k	果藹縞鎬鄔槁	閣各
k'	考拷	郭廓
ŋ		
x	好	磬煖
○	襖懊媼	

韻 聲 調	蕭 豪	
	au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豹爆瀑 / 抱報暴鮑匏詔	
P'	砲泡	
m	貌冒帽耄眊茂	末幕漠寞莫沫 ¹
f	覆	
v		
t	道韜燾燾盜導悼蹈稻到倒	
t'		
n	閑浮	諾諾
l	滂勞嫪	落絡烙洛酪樂瑤
ts	竈阜造漕噪躁	
ts'	糙操造慥	
s	噪燥燥掃	
tʃ	罩笕棹	
tʃ'	鈔	
ʃ	哨	
ʒ		
k	告誥郤	
k'		
ŋ	傲聚荦	
x	號皓好昊皞耗浩顛瀨	
○	奧懊澳	萼鶚鰐惡愕

- 1 “末”小韻收“末沫”二字，又見於歌戈韻。卓從之只收在哥戈韻。
《韻學集成》云：“《中原雅音》作去聲音麼。”卓從之可能是對的。

韻 聲調	蕭 豪		
	iau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入聲作平聲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交蛟咬郊莢較膠救		
k'	敲磬		
ŋ			
x	哮○焦噓詵 ¹	爻肴洧霰	學鶯
○	坳凹		

- 1 “哮”、“焦噓詵”兩小韻連出。瞿本、《韻餘譜》本、王又聖只一個小韻，○處有“韻”字。

韻 聲調	蕭 豪	
	iau	
	上 聲	入 聲 作 上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狡攪鉸姣笑絞	角覺脚楠
k'	巧	
ŋ		
x		
○	敲	

韻 聲調	蕭 豪	
	iau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窖校教覺玖鉸較敲徽	
k'		
ŋ		
x	孝効効校	
○	拗勒樂凹	岳樂藥約躍踰淪 ¹

1 “岳”小韻有三等韻“藥”韻字。今從“岳”字音，這個小韻應歸入二等變音。

韻 聲 調	蕭 豪	
	ieu	
	平 聲 陰	
p	標 膘 膘 標 杓 彪	
p'	飄 漂	
m		
f		
v		
t	刁 貂 瑯 彫 鵠 凋	
t'	挑 ¹	
n		
l		
ts	蕉 焦 椒 焦 臠	
ts'	揪	
s	蕭 簫 瀟 瀟 颯 銷 消 宵 霄 硝 蛸 瘳 脩	
tʃ	昭 招 朝	
tʃ'	超	
ʃ	燒	
ʒ		
k	嬌 驕	
k'	趙 搖	
ŋ		
x	蕭 鴞 鴞 鴞 曉 歎	
○	邀 夭 妖 公 要 腰 妖 要 萋	

1 “挑”，訥庵本《中原音韻》原作“姚”，係後人塗改致誤。今從
豐本、《補餘譜》本改正。

韻 聲 調	蕭 豪	
	ieu	
	平 聲 陽	入聲作平聲陽
p		
p'	瓢藻	
m	苗描緇	
f		
v		
t		
t'	詔髻蜩調條佻跳	
n		
l	寮遼僚鷯聊	
ts		
ts'	推煦譙	
s		
tʃ		着
tʃ'	潮朝韶韶	
ʃ		芍杓
ʒ	饒繞藐	
k		
k'	喬蕎橋儵翹	
ŋ		
x		
○	遙搖謠瑤飀窰堯陶姚嶢	

韻 聲調	蕭 豪	
	ieu	
	上 聲	入 聲作上聲
p	表	
p'	殍漂漂剝勦	
m	眇渺杪藐蓼	
f		
v		
t		
t'	挑詭	
n	裊鳥嫋窈	
l	了瞭燎蓼	
ts		爵
ts'	悄愀	鵲雀趙
s	小篠諛	削
tʃ	沼	斫酌繳灼
tʃ'		綽焯
ʃ	少	爍鑠樂
ʒ	遶繞嬈擾	
k	皎繳矯橋	
k'		
ŋ		
x	曉	謫
○	杳夭玖昏	

韻 聲 調	蕭 豪	
	iɛu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佻鰲鰲	
p'		
m	妙廟	
f		
v		
t	鈞弔寫調掉	
t'	難眺跳	
n	溺	
l	料鏢廖療	略掠
ts	釀噉	
ts'	俏峭誚	
s	笑嘯肖鞘	
tʃ	趙兆照詔召肇	
tʃ'		
ʃ	少紹邵燒	
ʒ		弱弱若
k	叫轎嶠	
k'	窳	
ŋ		虐瘡
x		
○	曜耀曜要鷄	

韻 聲調	歌 戈		
	o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入聲作平聲陽
p			薄箔勃泊勃 ¹
p'			
m			
f			縛佛
v			
t			鐸度
t'			
n			
l			
ts			鑿
ts'			
s			
tʃ			濁濯鐸
tʃ'			
ʃ			
ʒ			
k	歌哥柯牾		
k'	軻珂		
ŋ		哦蛾娥峨我駝俄	
x	呵訶	何河荷苛訶	合盒鶴盍
○	阿痾		

- 1 歌戈韻 “薄縛鐸濁鑿着杓學萼略若屠岳莽諾落”等十六個小韻又見於蕭豪韻。《蒙古字韻》只一讀，收在蕭部（相當於《中原音韻》的蕭豪韻）。卓從之入聲作去聲的小韻兩韻互見，入聲作平聲陽的小韻只見於蕭豪韻，不見於歌戈韻。

韻 聲 調	歌 戈			
	0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去 聲	入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舸 哥	葛 割 鵠 閣 拾	箇 个	
k'	可 珂 軻	渴 瘡	嗑	
ŋ	我		餓	
x	荷 歌		賀 荷 檣	
○	呵			萼 鴉 鄂 惡 墨 鄂

韻 聲 調	歌 戈	
	io	
	入聲作平聲陽	入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略掠
ts		
ts'		
s		
tʃ	着	
tʃ'		
ʃ	杓	
ʒ		若弱弱
k		
k'		
ŋ		虐塵
x	學	
○		岳樂藥約躍鑰

韻 聲 調	歌 戈	
	uo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波 坡 播 沓	
p'	坡 頗	婆 睹 都 睹
m	麼	摩 磨 魔 磨 麼
f		
v		
t	多	
t'	他 拖 佗 陀	駝 純 陀 迤 陀 訛 沱 墨 馱
n		挪 那 按 儼
l		羅 蘿 籬 儼 囉 錐 螺 裸 邏 擺 蠡 穢
ts		
ts'	磋 琿 蹉 瘥 駝 搓	姓 簪
s	莎 蓑 唆 唆 梭 娑 娑	
tʃ		
tʃ'		
ʃ		
ʒ		
k	戈 過 鍋	
k'	科 蝌 窠	
ŋ		
x		禾 和
○	窩 渦 倭 踞	訛 鉅

韻 聲 調	歌 戈		
	uo		
	入聲作平聲陽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p	跋跋	跛跛	鉢撥跋
p'		頗巨	潑拍發
m		麼	抹
f			
v			
t	奪	朵超躑躅	掇
t'		妥	脫
n		娜那	
l		裸羸擺夥囉	
ts		左	
ts'		挫	撮
s		鎖瑣頤	
tʃ			
tʃ'			
ʃ			
ʒ			
k		果裏螺	聒括
k'		顆	濶
ŋ			
x	活鑊	火	
Q			

韻 聲 調	歌 戈	
	uo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歛播諸	
p'	破	
m	磨麼	暮末沫莫寞
f		
v		
t	舵墮髻惰剝垛馱大瘡	
t'	唾	
n	糯懦那柰	諾措
l	邏囉掇	落洛絡酪樂洛
ts	佐左坐座	
ts'	銑挫剉莖礎	
s	些	
tʃ		
tʃ'		
ʃ		
ʒ		
k	過	
k'	課	
ŋ		
x	禍貨和	
○	臥沲	

韻 聲調	家 麻		
	a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入聲作平聲陽
p	巴疤芭靶芭		拔
p'	葩	琶杷爬	
m		麻蟆麻摩	
f			乏伐筏罰
v			
t			達撻踏沓
t'			
n		拏	
l			
ts		咱 ¹	雜
ts'			
s			
tʃ	查楂踏吒		闌
tʃ'	叉杈杈差膝鎚	茶檯擦	
ʃ	沙砂紗蕙娑		
ʒ			
k			
k'			
ŋ			
x			
○			

1 “咱”平聲陽，語氣詞。

韻 聲 調	家 麻	
	a	
	上 聲	入 聲 作 上 聲
p	把	八
p'		
m	馬媽	
f		法發髮
v		
t	打	答搭嗒踏
t'		塔獺榻塌
n		
l		
ts		咂匝
ts'		
s		飒撒薩殺
tʃ	鮓	劄扎
tʃ'	妣託	察揅鍾 / 笈'
ʃ	洒傻 儻 儻 不仁	殺霎
ʒ		
k		
k'		
ŋ		
x		
○		

- 1 “察”、“笈”兩小韻重出。《韻會》、《蒙古字韻》皆作同音，《韻學集成》所傳《中原雅音》也同。平從之不收“笈”，今把兩小韻列於同位。

韻 聲 調	家 麻	
	a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罷霸霸靶靶靶靶	
p'	怕怕	
m	罵	抹
f		
v		襪
t	大	
t'		
n	那	納 衲
l		臘 蠟 鐵 拉 襪 辣
ts		
ts'		
s		
tʃ	詐 乍 擇 措	
tʃ'	汊 咤 詫 詫 詭 詭	
ʃ	屨 屨 ¹	
ʒ		
k		
k'		
ŋ		
x		
○		

1 “屨”當是“屨”的俗體。

韻 聲 調	家 麻
	平 聲 陰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家加跏珈笳加袈迦痂戛戛廢佳嘉
k'	
ŋ	
x	蝦
○	鴉丫呀

韻 聲 調	家 麻	
	ia	
	平 聲 陽	入 聲 作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k'		
ŋ		
x	霞遐瑕	狎轄鐸俠峽洽匣恰
○	牙芽訝涯衙壺	

韻 聲 調	家 麻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去 聲	入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賈假竿	甲腭夾	駕嫁稼價架假	
k'		恰指		
ŋ				
x		瞎	下芊夏嚇鑄暇厦	
○	雅痾		亞迺評呀姪	壓押鴨

韻 聲 調	家 麻		
	ua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入 聲 作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搗抓髻		
tʃ'			
ʃ			
ʒ			
k	瓜		
k'	誇夸		
ŋ			
x	花	譚刈華驊	滑猾
○	蛙洼窪哇媧媧		

韻 聲調	家 麻			
	ua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去 聲	入聲作去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耍			刷 ¹
ʒ				
k	寡呂剛	刮	卦掛	
k'			跨胯髀	
ŋ				
x			化畫華鱗樺話	
○	瓦		凹氣	

1 “入聲作去聲”有“刷”，舊本、《廣雅》本並同。案《中原音韻》系統，應歸在“入聲作上聲”。卓從之不收。這小韻只此一字，在韻末，或後加。

韻 聲 調	車 渡		
	ie		
	平聲陰	平聲陽	入聲作平聲陽
p			別
p'			
m			
f			
v			
t	爹		疊迭牒牒喋諫垓經凸蝶跌
t'			
n			
l		俠	
ts	嗟置		捷截睫
ts'			
s	些	斜邪	
tʃ	遮		
tʃ'	車		
ʃ	奢餘	蛇余	折舌涉
ʒ			
k			傑竭碩
k'			
ŋ			
x			協穴俠接續
○		爺耶瑯耶呆	

韻 聲 調	車 遮	
	iɛ	
	上 聲	入 聲作上聲
p		驚別嫩
p'		督嫩
m		
f		
v		
t		
t'		鐵餐帖貼
n		
l		
ts	姐	節接揖癰
ts'	且	切竊妾沕
s	寫瀉	屑薛泄洩媒贅鐵 ¹ 癰疽
tʃ	者緒	哲褶摺折浙
tʃ'	捨哆	徹撤澈掣
ʃ	捨舍	設攝攝
ʒ	惹若啫	
k		結潔劫頰缺莢
k'		怯挈篋客
ŋ		
x		血歇嚇蝎
○	野也冶	

1 “鐵”不成字，瞿本、《篇餘譜》本作“癰”，可從。

韻 聲 調	車 渡	
	iɛ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p'		
m		滅 篋 蔑
f		
v		
t		
t'		
n		捏 聶 躑 鐸 鑿 臬 蘖
l		裂 冽 獵 駭 列
ts	借 藉	
ts'	趙	
s	謝 卸 榭 瀉	
tʃ	柘 鵬 災 箴	
tʃ'	儻	
ʃ	舍 社 射 麝 貰 赦	
ʒ		熱
k		
k'		
ŋ		業 邲 嶺
x		
○	夜 射	拽 噎 謁 葉 燁

韻 聲 調	車 渡			
	iue			
	平聲陰	平聲陽	入聲作平聲陽	入聲作上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絕	
ts'				
s			獲	雪
tʃ				拙輟
tʃ'				啜
ʃ				說
ʒ				
k			鋤掬	決決訣譎廢鳩
k'		痛		關缺闕
ŋ				
x	靴			
○				

韻 聲 調	車 濂	
	iue	
	入 聲 作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劣	
ts		
ts'		
s		
tʃ		
tʃ'		
ʃ		
ʒ	藝	
k		
k'		
ŋ		
x		
○	月悅說關軌越鐵地鐵則	

韻 聲 調	庚 青			
	əŋ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登簦甍顛燈		等	鄧紫嶝嶝燈磴
t'		藤滕騰騰騰疼		
n		能甞		
l		楞綾	冷	
ts	憎曾矔矔增			贈
ts'		層曾		
s	僧			
tʃ	箏爭			諍掙
tʃ'	鐙錚琤琤撐瞠	橙棖堂		撐
ʃ	生甥笙牲猩		省省	
ʒ				
k				巨
k'				
ŋ				
x	亨	莖恒		
○	覓			

韻 聲調	庚 青	
	ien	
	平	聲 陰
p	冰兵并	
p'		
m		
f		
v		
t	丁釘叮	
t'	汀聽聽輕輕	
n		
l		
ts	精晴晶旌鵲菁	
ts'	青清鯖	
s	星醒惺鯨脛駢	
tʃ	征正貞禎徵蒸烝	
tʃ'	稱秤賴攄埕	
ʃ	聲升勝昇 ¹ 陞	
ʒ		
k	京縻庚鸛慶更稷莢畹驚荊經兢矜涇	
k'	輕坑卿諍磴傾鏗	
ŋ		
x	馨興	
○	英瑛鷹應鷹櫻櫻嬰齊鸚鵡璵縵	

1 訥庵本原殘，據瞿本、《庸餘譜》本補。

韻 聲 調	庚 青	
	iəŋ	
	平	聲 陽
p		
p'	平評萍抨憑馮凭屏瓶傳娉	
m	明盟鳴名銘鳴冥螟螟	
f		
v		
t		
t'	亭停婷廷庭霆	
n	寧	
l	靈櫺醺齡令零苓伶聆鈴齡蛉冷瓊翎錫陵淩菱綾凌	
ts		
ts'	情賄晴繒	
s	錫	
tʃ		
tʃ'	澄呈程醒成城成誠盛承丞懲乘滕	
ʃ	繩	
ʒ	仍	
k		
k'	擎擎鯨黠勅	
ŋ		
x	行形刑邢析衡鉶珩珣	
○	盈羸羸羸瑩螢營迎蠅凝羸	

韻 聲 調	庚 青	
	ian	
	上 聲	去 聲
p	丙炳邴秉餅屏	病並柄隄
p'		婢聘
m	茗血醅	命暝
f		
v		
t	鼎酊頂	定錠訂釘訂釘
t'	艇挺誕叮叮	聽
n		佞淨寔
l	領嶺	令凌
ts	井	淨靜甯甯甯甯甯
ts'	請	倩請
s	惺醒省瘡	性姓
tʃ	整拯	正政鄭證
tʃ'	騁逞	稱秤
ʃ		聖賸勝乘剩盛
ʒ		
k	景倣璟撤輶鯁梗梗警境頸耿哽	敬徑徑經鏡競競勁勁更
k'		慶罄磬蜚蜚
ŋ		
x	滓	杏幸倅脛輿行
○	影郢穎癭	暝應謦凝硬

韻 聲 調	庚 青			
	uəŋ			
	平聲陰	平 聲 陽	上 聲	去 聲
p	崩 繃			送
p'	烹	鵬 朋 棚		
m		盲 氓 蒙 萌	魴 螞	孟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觥 肱		礦 礦 橫	
k'				
ŋ				
x	轟 甍	橫 宏 絃 閑 嶸 鉉 弘		橫
○	泓			

韻 聲 調	庚 青			
	iwaŋ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局 垌		恸 岡	
k'		瓊 榮 惇	項 蔡	
ŋ				
x	兄	熒 瞽		迴 調 靈
○		榮	永	詠 瑩

韻 聲 調	尤 侯	
	əu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抔裊
m		
f		
v		
t	兜簍	
t'	偷偷偷	頭投戩
n		
l		樓婁樓樓樓樓
ts		
ts'		
s	搜搜搜 ¹	
tʃ	鄒詠鯨鯢驕鯨	
tʃ'	籌搗	愁
ʃ	搜搜	
ʒ		
k	鈎勾篝溝溝綯	
k'	摳	
ŋ		
x	餉	候猴喉候篋
○	謳鷗謳謳謳區	

- 1 平聲陰“搜搜搜”、“搜搜”兩小韻重出。《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諸方語病”也列“沒有搜”。這五個字古音同一來源，都是尤韻生母字，今音也同。《韻會》不收“餉”字，餘四字同一小韻，《蒙古字韻》只收了“搜搜”二字，新音ʃ，平從之同《蒙古字韻》。周氏“搜”、“搜”分立可能代表ʃ→s，今姑且把兩小韻分別列在s、ʃ二聲母下。

韻 聲調	尤 侯	
	əu	
	上 聲	去 聲
p		
p'	剖	
m		貿懋
f	否	
v		
t	斗抖蚪陡抖	豆脰竇閤逗
t'		透
n		轉
l	樓樓箋	漏陋鏤瘼
ts	走	奏
ts'		湊驟贅
s	叟腹藪	嗽漱
tʃ	傷	皺驟
tʃ'	脛	憊
ʃ		瘦
ʒ		
k	狗垢苟苟枸	構邁媾購妬穀詬勾
k'	口	扣寇寇
ŋ		
x	吼	后逅候堠後厚
○	藕耦偶嘔毆	

韻 聲 調	尤 侯	
	iou	
	平	聲 陰
P	彪	
P'		
m		
f		
v		
t		
t'		
n		
l		
ts	秋 鞦 鞣	
ts'	秋 鞦 鞣 鞦 鞦 鞦	
s	脩 修 羞 饒	
tʃ	周 週 週 洲 州 舟 輈	
tʃ'	抽 瘻	
ʃ	收	
ʒ		
k	鳩 闌	
k'	丘 圪	
ŋ		
x	休 咻 貅 庥	
○	憂 幽 優 擾 瘳	

韻 聲	尤 侯	
	iou	
	平	聲 陽
p		
p'		
m	錫子時登縣牟楚侔	
f		
v		
t		
t'		
n		
l	勿假蓮座摺鵲驢添疏	
ts		
ts'	酋道	
s	囚泗	
tʃ		
tʃ'	紬稠綢鑿錙酬籌儻躊惆	
ʃ		
ʒ	柔條錄蹂繻	
k ^h		
k'	求球鉅鑿球球仇繆裘虬	
ŋ		
x		
○	油疣詵遊游游由油郵牛庖猷繇猶繇猶檣愆	

韻 聲 調	尤 侯		
	iau		
	入聲作平聲陽	上 聲	入聲作上聲
p			
p'			
m			
f			
v			
t			
t'			
n		規扭紐鈕扭	
l		柳留颺	
ts		酒	
ts'			
s			宿
tʃ	軸逐 ¹	肘籌耐	竹燭粥
tʃ'		丑醜	
ʃ	熟	首手守	
ʃ		揉 ²	
k		九韭久玖糾灸疚	
k'		拈	
ŋ			
x		朽	
○		有酉牖美友誘黝莠	

- 尤侯韻入聲共有“軸逐熟竹燭粥宿肉祿六”十字，除“肉六”外，又見於魚模韻。《蒙古字韻》這一韻部（尤部）不配入聲，曲韻這一韻也極少入聲字。卓從之有“軸逐熟竹六”等字，皆注為“收”。看來，跟点模韻重出的入聲字，在本韻當是周氏所稱“外束”字。
- 訥菴本此字原缺，據韻本、《韻餘譜》本補。

韻 聲 調	尤 侯	
	iou	
	去 聲	入 聲 作 去 聲
p		
p'		
m	謬繆	
f		
v		
t		
t'		
n		
l	溜靈留溜鑰溜劉茆	六
ts	就驚	
ts'		
s	秀岫袖鑲琇宿	
tʃ	畫咒冑紂宙舊咄	
tʃ'	臭	
ʃ	受授綬壽獸首舊狩	
ʒ		肉禱
k	臼舅舊咎救柅究	
k'		
ŋ		
x	嗅	
○	又右佑祐狃宥袖幼囿侑 ¹	

1 “又”小韻“袖”，瞿本同。《廣餘譜》本，卓從之、王文璧作“袖”。

韻 聲調	侵 尋			
	ə m			
	平聲陰	平聲陽	上聲	去聲
p				
p'				
m				
f				
v				
t				
t'				咯
n				
l				咻
ts			怎	
ts'				
s				
tʃ	簪簪			譜
tʃ'		岑鵲鏹涔霽	磳磳磳·	識
ʃ	森慘慘			滲霽
ʒ				
k				
k'				
ŋ				
x				
o				

韻 聲 調	侵 尋	
	iəm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林淋琳琳霖臨緄蓀
ts	駸綆浸稷	
ts'	侵	
s	心忪	尋潯鯨鐔燭蓄
tʃ	針斟箴砧堪纖緘	
tʃ'	琛琛郴	沉霰銳湛
ʃ	深蓀	忱湛
ʒ		壬任絳雋
k	金今衿襟禁	
k'	欽衾鉞	琴岑禽檣檣禽
ŋ		
x	歆	
○	音瘖陰暗	吟淫銓姪靈蟬

韻 聲調	侵 尋	
	iem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t'		
n	您	賃
l	廩 凜 凜	臨 淋
ts		浸 稔
ts'	寢	沁 沁
s		
tʃ	枕	朕 沈 鶴 枕
tʃ'		
ʃ	審 審 沈 暉	甚 黠
ʒ	稔 鯁 滄 社 衽	任 社 絳 姪
k	錦 噤	禁 噤 湛 吟
k'		
ŋ		
x		
○	飲	陰 廕 嚳 飲 恣

韻 聲調	監 咸	
	am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擔聃僭耽湛醺耽	
t'	貪探	覃潭談餂譚譚潭曇痰
n		南謫喃楠男
l		婪檻燠藍籃嵐
ts	簪簪簪簪	咍
ts'	參驂	蠶漸
s	三參蓀	
tʃ	訖漸	
tʃ'	挽	讓兔饒鏡剗菟
ʃ	衫衫	
ʒ		
k	甘柑疳甘	
k'	堪龕戡弇	
ŋ		
x	熬酣	含涵邯
○	蕃庵鵠菴菴諳	

韻 聲 調	監 咸	
	am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膽 礪 統	淡 叻 悵 擔
t'	徒 禪 俟 苔 答	探
n	俺 / 喃 ¹	
l	覽 攬 攬 攬	濫 醞 纜 攬
ts	咎 歌	暫 整 麥 措
ts'	慘 蹇	慘
s	慘	三
tʃ	斬	蘸 站 賺 湛
tʃ'		戡
ʃ		
ʒ		
k	感 憾 憾 敢	賴 淦 紺
k'	坎 / 砍 ²	勘 磻 / 瞰 嵌 闕 ³
ŋ		
x	喊 獫	憾 憾 頷 琰 荅 哈 ⁴
Q	揩 晻 醢	暗 闇

- 1 “俺”、“措”兩小韻重出。《韻學集成》“俺”下注。“《中原雅音》女敢切，我也。”據此“俺”當讀 nam，而“措”讀 am。但本韻又有“喃”，也當讀 nam，於是“俺”、“喃”又重出。卓從之、王文璧都不收“喃”，《中原音韻》“喃”在韻末，可能是後加的。
- 2 “坎”、“砍”兩小韻連出。《韻會》、《蒙古字韻》皆作同音。卓從之同歸一個小韻。王文璧“坎”下收“砍”為新增字。兩小韻宜合併。

韻 聲	監 咸	
	iam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監 緘 械	
k'	嵌 鷄 ¹	
ŋ		
x		咸 醎 誠 函 銜 街
○	滄	巖 岩

- 3 “斟”、“瞰”兩小韻重出，卓從之同。《韻會》、《蒙古字韻》皆作同音。
 《中原音韻》兩小韻重出，極可疑。
- 4 訥養本原作“嗟”，係後人塗改致誤。今據瞿本、《嘯餘譜》本改。

- 1 “嵌”、“鷄”兩小韻連出，各止一字。兩字在《廣韻》同音(苦咸切)，王文璧把“鷄”收在“嵌”下為新增字。兩小韻宜合併。

韻 調	監 咸	
	iam	
聲	上	去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ʃ		
tʃ'		
ʃ		
ʒ		
k	減 釅	鑑 監
k'		
ŋ		
x		輓 檻 艦 餽 陷
○	黯	滄

韻 聲 調	廉 纖	
	iɛm	
	平 聲 陰	平 聲 陽
p		
p'		
m		
f		
v		
t	拈 ¹	
t'	添	甜恬
n		黏黏沾
l		廉簾廉簾帘
ts	尖漸殲	
ts'	僉黇籤	潛
s	纖銑儉暹霰	掇燂
tʃ	瞻詹沾沾霰	
tʃ'	檐韃覘	蟾憺
ʃ	苫	
ʃ'		髯
k	兼謙鰾鰾	
k'	謙	鈐鉗黔
ŋ		
x	欸欸	嫵
○	淹腌醃箝關馱慫	鹽炎閭簪嚴

1 訥菴本作“拈”，誤。今據韻本、爾雅注本改。

韻 聲調	廉 織	
	ism	
	上 聲	去 聲
p		
p'		
m		
f		
v		
t	點	玷店寢墊
t'	忝舔	
n		念臉
l	飲臉	漱飲殮
ts		僭漸
ts'		慫茜繫
s		
ʃ	颯	占
ʃ'	諛	轄 ¹
ʃ	閃陝	贍苫
ʒ	染苒冉	染
k	揜鎌臉	劒儉
k'		欠芡歎
ŋ		
x	險諗	
○	掩壓醫淹奄掩淹琰剡	艷焰厭譽驗灑聒筭

- 1 訥菴本原作“轄”，係後人塗改致誤。瞿本此處模糊。今據《嘯餘譜》本，卓從之、王文璧改。

[中原音韻 同音字表 終]